新唐書

二二

屈突尉遲張秦唐段列傳第十四　唐書八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屈突通其先蓋昌黎徒何人後家長安仕隋爲虎賁郎將文帝命覆隴西牧簿得隱馬二萬匹帝怒收太僕卿慕容悉達監牧官史千五百人將悉殊死通曰人命至重死不復生陛下以至仁育四海豈容以畜產一日而戮千五百士帝叱之通進頓首曰臣願身就戮以挺衆死帝寤曰朕不明乃至是今當免悉達等旌爾善言遂皆以減論擢左武衛將軍莅官勁正有犯法者雖親無所回縱其弟蓋爲長安令亦以方嚴顯時爲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煬帝即位遣持詔召漢王諒先是文帝與諒約若璽書召驗視敕字加點又與玉麟符合則就道及是書無驗諒覺變詰通通占對無屈音得歸長安大業中與宇文述共破楊玄感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秦隴盜起授關內討捕大

使安定人劉迦論反衆十餘萬據雕陰通發關中兵擊之次安定
初不與戰軍中意其怯通陽言旋師而潛入上郡賊未之覺引而
南去通七十里舍分兵徇地通候其無備夜簡精甲襲破之斬迦
論并首級萬餘築京觀於上郡南山虜老弱數萬口後隋政益亂
盜賊多士無鬬志諸將多覆通毎向必持重雖不大克亦不敗負
帝南幸使鎮長安高祖起代王遣通守河東戰久不下高祖留兵
圍之遂濟河破其將桑顯和於飲馬泉通大懼乃留鷹揚郎將
堯君素守蒲將自武關趨藍田以援長安至潼關阻劉文靜兵不
得進相持月餘通令顯和夜襲文靜詰朝大戰顯和縱兵破二壁
唯文靜一壁獨完然數入壁短兵接文靜中流矢軍垂敗顯和以
士疲乃傳餐食文靜因得分兵實二壁會游軍數百騎自南山還
擊其背三壁兵大呼奮而出顯和遂潰盡得其衆通勢蹙或說
之降曰吾蒙國厚恩事二主安可逃難獨有死報爾毎自摩其
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人一刀其訓勉士卒必流涕故力雖窮而人

王蒼稱爲善最樂顧王志之帝聞喜曰兒可以無過矣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主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禮本於珪十三年病帝遣公主就第省視復遣民部尚書唐儉增損藥膳卒年六十九帝素服哭別次詔魏王率百官臨哭贈吏部尚書謚曰懿珪少孤且貧人或饋遺初無讓及貴厚報之雖已亡必酬賠其家性不苟察臨官務舉綱維去甚不可者至僕妾亦不見喜愠奉寡嫂家事咨而後行教撫孤姪雖其子不過也宗族匱乏周䘏之薄於自奉獨不作家廟四時祭于寢爲有司所劾帝爲立廟媿之不罪也世以珪儉不中禮少之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闚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敬直封南城縣男後坐交皇太子承乾徙嶺外珪孫壽旭壽性至孝爲徐州司馬母有疾彌年不廢帶視絮湯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號外臺秘要討繹精明世寳焉歷給事中鄴郡太守治聞於時旭見酷吏傳

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隋内史侍郎道衡子也出繼從父孺年十二能屬

文以父不得死於隋不肯仕郡舉秀才不應聞高祖興遁入首陽山將應義舉通守堯君素遣其母城中收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房玄齡亟言之秦王王召見問方略所對合旨授府主簿判陝東大行臺金部郎中是時方討世充軍事繁綜收爲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辭該敏如素構初不竄定嘗建德來援諸將爭言斂軍以觀賊形勢收獨曰不然世充據東都府庫盈衍其兵皆江淮選卒正苦乏食爾是以求戰不得爲我所持令建德身總衆以來必飛轂轉糧更相資哺兩賊連固則伊洛間勝負未可歲月定也不若勒諸將嚴兵絲壘浚其溝防戒毋出兵大王親督精銳據成皐厲兵按甲邀建德路彼以疲老當吾堂堂之鋒一戰必舉不旬日二賊可縛致麾下矣王曰善遂禽建德降世充王入觀隋宮室且嘆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奢侈收進曰峻宇彫牆殷辛以亡土階茅茨唐堯以昌始皇興阿房而秦禍速文帝罷露臺而漢祚永後王曾不見察奢虐是矜亢一夫之手爲後世笑何比之能仔哉王重其言俄授天策府記室參軍從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嘗上書諫王山畋獵王答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今賜黃金四十挺武德七年寢疾王遣使臨問相望於道命輿疾至府親舉袂撫之論敍生平感歔涕泗卒年三十三王哭之慟與其從兄子元敬

書曰吾與伯褒共軍旅間何嘗不驅馳經略款曲襟抱豈期一朝成千古也
且家素貧而子幼善撫安之以慰吾懷因遣使弔祭贈帛三百段其後圖學
士像歎其早死不得與既即位語房玄齡曰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又
嘗夢收如平生賜其家粟帛貞觀七年贈鄭州刺史永徽中又贈太常卿陪
葬昭陵
子元超九歲襲爵及長好學善屬文尚巢王女和靜縣主累授太子舍人高
宗即位遷給事中數上書陳當世得失帝嘉納轉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省
中有盤石道衡為侍郎時常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泫然流涕以母喪解奪
服授黃門侍郎檢校太子左庶子所薦皆豪俊士若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
義方孟利貞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等皆以才自名於時累拜東臺侍郎李義
府流嶲州舊制流人不得乘馬元超為請坐貶簡州刺史歲餘又坐與上官
儀文章款密流嶲州上元初赦還拜正諫大夫三年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三品帝校獵溫泉諸蕃酋長得持弓矢從元超奏夷狄野心而使挾兵在
圍中非所宜帝納可嘗宴諸王召元超與從容謂曰任卿中書寧藉多人哉
俄拜中書令兼左庶子帝幸東都留輔太子監國手敕曰朕留卿若失一臂顧
太子未習庶務關中事卿悉專之時太子射獵詔得入禁禦禁故太子稍怠政

事元超諫曰內苑之地繚叢最薄暗翳薈絕巖險遂毀下截輕禽逐狡兔衝
麋之變詎無可虞又戶奴多反逆餘族或夷狄遺醜使兇謀竊發將何以禦
哉夫為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謂其近危辱也天皇所賜書戒丁寧惟殿下
罷馳射之勞留情墳典豈不美歟帝知之遣使厚賜慰其意召太子還東都
帝疾劇政出武后因陽喑乞骸骨加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二贈光祿大
夫秦州都督陪葬乾陵子曜聖曆中附會張易之官正諫大夫
元敬隋選部郎邁之子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收為長離德
音為鸑鷟元敬年最少為鵷鶵武德中為祕書郎天策府參軍直記室文
學館學士貞時收與房杜處心腹之寄更相結附元敬謹畏未嘗申款曲如
晦嘆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秦王為皇太子除舍人於是軍國
之務總於東宮而元敬掌文翰號稱職卒于官
稷字嗣通道衡曾孫擢進士第累遷禮部郎中中書舍人與從祖兄曜更踐
兩省俱以辭章自名景龍末為諫議大夫昭文館學士初貞觀永徽間虞世
南褚遂良以書顓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銳精臨倣結
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絕品睿宗在藩喜之以其子伯陽尚仙源公主
及踐阼遷太常少卿封晉國公實封三百戶會鍾紹京為中書令稷諷使讓

因入言於帝曰紹京本胥史無素才望今特以勳進師長百僚恐非朝廷具
瞻之美帝然之遂許紹京讓改户部尚書翌日遷稷黄門侍郎參知機務與
崔日用數爭事帝前罷爲左散騎常侍歷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帝以翊贊功
每召入宮中與決事恩絶群臣竇懷貞誅稷以知本謀賜死萬年獄年六十
五伯陽爲駙馬都尉安邑郡公別食實封四百户稷死坐貶晉州員外別駕
又流嶺表自殺伯陽子談尚玄宗柏山公主拜駙馬都尉光禄員外卿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少孤家窶狹嗜學善詩春秋資曠邁鄉人以無
細謹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恕數咎讓周乃去客密州趙
仁本高其才厚以裝使入關留客汴爲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
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至長安舍中郎將
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爲條二十餘事皆當世
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
召之間未至遣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帝大悦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
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段周上疏曰臣每讀前史見賢者
忠孝事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迹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
顧來事可爲者惟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歸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擢

臣不次竊自惟念無以論報輒竭區區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右墻于門闕方紫極為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内太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營雉堞門觀務從髙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臣伏讀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宮竊惟太上皇春秋髙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而遠非能旦發暮至也萬有一太上皇思感欲即見陛下何以逮之今兹本為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熱處而陛下走涼處温凊之道臣所未安然詔書既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開衆惑臣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藩國遂貽子孫世守其政竊惟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欲其裔緒承守與國無疆也臣謂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襲封嗣職兆庶被殃國家蒙患正欲絶之則子文之治猶在也正欲存之則欒黶之惡已暴也必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寧割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戸邑必有材行隨器而授雖幹翮非彊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禄也臣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為本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

父莫大於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
重祭祀也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
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示
来葉邪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己先之示不忘本也
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爲
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輿皁雜類韋槃提斛斯正無他材獨
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爵與外廷朝會騶豎
倡子鳴玉曳履臣竊恥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冝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爲伍
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臣歷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
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恩結於人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自魏
晉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
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
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
爲子孫立万世之基豈特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而大
要節儉於身恩加於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
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一而徭役相望

兄去弟還往來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
不得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為陛下不存養之
堯之茅茨土階禹之惡衣菲食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
罷露臺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繡纂組妨
害女功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
心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即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
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旦丕
顯後世猶怠作法於治其敝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
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万歲後聖慮之所當憂
也臣竊尋自古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悔未有重能安
全者凡脩政教當脩之於可脩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故人主
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不知其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而
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
也往貞觀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
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
咸怨以為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為者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

興亡不由積畜多少在百姓苦樂也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資寇邪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為之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而用之不息万一中國水旱而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竊發非徒旰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為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痛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傅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後世皆以誼言為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無威略振主如韓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則万代之後不可不慮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豫為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於私愛爾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過厚者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即位防守禁閉同獄囚焉何則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武帝寵陳思王適

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歳別優賜曾無限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万代奉行臣聞天下者以人爲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既衆不可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嚴廊之上夫復何爲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内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彊者入爲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疏奏帝稱善擢拜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周善敷奏機辯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周密時與歸之帝每曰我暫不見周即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纚纚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俄遷治書侍御史兼知諫議大夫檢校晉王府長史王爲皇太子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猶兼庶子時置太子司議郎帝高其除周歎曰恨吾資品妄高不得歷此官帝征遼留輔太子定州及還攝吏部尚書進銀青光祿大夫帝嘗以飛白書賜周曰鸞鳳沖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周病消渴連年帝幸翠微宮求勝地爲構第每詔尚食具膳上

醫使者視護躬爲調藥太子問疾疾甚周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纍君
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爲也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初
帝遇周厚周頗自負爲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興書生素無貲皆竊
笑它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由是人
乃悟周每行郡縣食必進雞小吏訟之帝曰我禁御史食肉恐州縣廣費食
雞尚何與撈吏斥之及領選猶癈後儀令先是京師晨暮傳呼以警衆後置
鼓代之俗曰鼕鼕鼓品官舊服止黃紫於是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
品綠八品九品青城門入由左出由右飛驛以達警急納居人地租宿衛大
小番直截驛馬尾城門衛舍守捉士月散配諸縣各取一以防其過皆周建
白自周亡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高宗即位追贈尚書右僕射
高唐縣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廟庭子載咸亨中爲司列少常伯與裴行儉分
掌選事言吏部者稱裴馬焉終雍州長史

贊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習憲章
者非王佐才疇以及茲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迹夫帝銳于立事而
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間不膠漆而固根相得晚宜矣然周才
不逮傳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乎

韋挺京兆萬年人父沖仕隋爲民部尚書挺少與隱太子善高祖平京師署隴西公府祭酒累遷太子左衛驃騎檢校左衛率太子遇之厚宮臣無與比武德七年帝避暑仁智宮或言太子與宮臣謀逆又慶州刺史楊文幹坐大逆誅辭連東宮帝專責宮臣由是挺與杜淹王珪等皆流越巂未幾召拜主爵郎中貞觀初王珪數薦之遷尚書右丞歷吏部黃門侍郎拜御史大夫扶陽縣男太宗謂挺曰卿之任大夫獨朕意左右無爲卿地者挺曰臣駑下不足以辱高位且非勳非舊而在藩邸故僚上願後臣以勸立功者不聽是時承隋大亂風俗薄惡人不知教挺上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日不哭謂爲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即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車乘雇棺槨以榮送葬既葬鄰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出孝夫婦之道王化所基故有三日不息燭不舉樂之感今昏嫁之初雜奏絲竹以窮宴歡官司習俗弗爲條禁望一切懲革申明禮憲俄復爲黃門侍郎兼魏王泰府事時泰有寵太子多過失帝密欲廢立語杜正倫正倫以漏言貶帝謂挺曰不忍復置卿于法改太常卿初挺爲大夫時馬周爲監察御史挺不甚禮及周爲中書令帝欲漸拔用之周言挺佷于自用非宰相器遂止帝將討遼東擇主餉運者周言挺才

任麤麗使帝謂然挺父故爲營州摠管有經略高麗遺文因藏其家挺上之帝悅曰
自幽距遼二千里無州縣吾軍糜所仰食卿爲朕圖之苟吾軍用不乏是公
之功其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爲子使取幽易平三州銳士若馬各二百以
從即詔河北列州皆取挺節度許以便宜帝親解貂裘及中廄馬賜之挺遣
燕州司馬王安德行渠作漕艫轉糧自桑乾水抵盧思臺行八百里渠塞不
可通挺以方苦寒未可進遂下米臺側廥之待凍泮乃運以爲解即上言度
王師至食且足帝不悅曰兵寧拙速無工遲我明年師出挺乃度它歲運何
哉即詔繇時令韋懷質馳按懷質還劾挺在幽州日置酒弗憂職不前視渠
長利即造船行粟繇八百里乃悟非是欲進則不得還且水涸六師所須恐
不如陛下之素帝怒遣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敕治書侍御史唐臨馳傳械
挺赴洛陽廢爲民使白衣從帝破蓋牟城詔挺將兵鎮守不復用城與賊新
城接日夜轉鬬無休時挺以失職內不平作書謝所善公孫常常善數者也
以他事繫投繯死索橐中得挺書言所屯危蹙意怨望貶象州刺史歲餘
卒年五十八子待價萬石

待價初爲左千牛備身永徽中江夏王道宗得罪待價以婿貶盧龍府果毅
時將軍辛文陵招慰高麗次吐護真水爲虜所襲待價與中郎將薛仁貴率

所部兵殺之文陵亦苦戰遂免待價重創矢著左足隱不言卒以疾免起爲
蘭州刺史吐蕃盜邊高宗以沛王賢爲涼州大都督而待價爲司馬俄遷肅
州刺史以功召拜右武衛將軍儀鳳三年吐蕃復入寇以待價檢校涼州都
督兼知鎮守兵馬事召還封扶陽侯武后臨朝攝司空護營乾陵改天官尚
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待價起武力典選無銓總才故朝野共嗤薄之俄爲
燕然道行軍大摠管禦突厥踰年還拜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不
自安累表辭職不聽且請盡力行陣許之於是拜安息道行軍大摠管督三
十六摠管以討吐蕃進爵公軍至寅識迦河與吐蕃合戰勝負略相當會其
副閻溫古逗留又天大寒待價不善撫御師人多死餉道之乃旋師頓高昌
后大怒斬溫古流待價繡州卒曾孫武

武少孤年十一䕃補右千牛累遷長安丞德宗幸梁州委妻子奔行在除殿
中侍御史戶部侍郎元琇爲水陸轉運使表武以倉部員外郎充判官諱不
用杜門數月而琇敗轉刑部員外郎是時帝以反正告郊廟大兵後典章苟
完執事者時時咨武武酌宜約用得禮之東群司奉焉後爲絳州刺史鑿汾
水溉田万三千餘頃璽書勞勉憲宗時入爲京兆尹護治豐陵未成卒贈
吏部尚書

萬石頗涉學善音律上元中遷累太常少卿當時郊廟燕會樂曲皆萬石與太史令姚元辯增損之號任職始萬石奏太樂博士弟子遭喪者先無它業請以卒哭追集侍御史劉思立劾奏萬石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睦親化人莫善於孝所以三年之禮天下通喪今遣音聲人釋服爲樂帶經治音豈以小人不能執禮遂欲約爲非法萬石官太常首紊風化請付吏論罪高宗方委任萬石罷其奏後知吏部選事卒于官

贊曰王者用人非難盡其才之爲難觀太宗之責任也謀斯從言斯聽才斯奮洞然不疑故人臣未始遺力天子高拱操成功致太平矣始皆奮亡命布衣嬪然列置上衮薛收雖蚤夭帝本以中書令待之御臣之方顧不善哉挺晚節流落蓋有致而然

列傳第二十三

二李戴劉崔列傳第二十四　唐書九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李綱字文紀觀州蓨人少慷慨尚風節始名瑗慕張綱為人改焉仕周為齊王憲參軍事宣帝將殺憲召僚屬誣左其罪綱矢死無橈辭及憲誅露車載尸故吏奔匿綱撫棺號慟為瘞訖乃去事隋為太子洗馬太子勇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奏琵琶又歌武媚娘曲綱曰令則官調護乃自比倡優進淫聲惑視聽誠使上聞之豈不為殿下累乎臣請正其罪勇曰罝之我欲為樂耳後勇廢文帝切讓官屬無敢對綱獨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資中人得賢者輔而善得不肖導而惡柰何歌舞鷹犬纖兒使日侍側何特太子罪邪帝曰以汝為洗馬何不擇人綱曰臣非東宮得言者帝曰朕過矣擢尚書右丞時楊素蘇威用事綱据正不詭迎隨素等銜憾會大將軍劉方討林邑素言林邑多珍貲非綱不可任遂

署行軍司馬方瑞素指數危辱之幾殆軍還不得調稍除齊王府司馬復詔出南海應接林邑久不召乃身入奏威劾綱擅去所部以屬吏會赦免屏居鄠大業末賊帥何潘仁劫爲長史高祖平京師綱上謁授丞相府司録參軍封新昌縣公領選舉受禪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齊王元吉爲并州摠管縱左右攘奪民愁苦宇文歆諫不聽騰狀顯言王坐免俄而復留下危惴劉武周入太原元吉懼棄軍奔京師并州陷帝怒謂綱曰王年少不習事故以歆及竇誕佐之太原興王地兵十萬粟支十年柰何一旦棄去歆建此計我當斬于軍綱曰王過惡誕養成之歆事王淺有闕必諍今賴歆計使陛下不失愛子且有功又可加罪乎翼日帝悟引綱升御榻勞曰卿不言我幾濫罰於是釋歆然猶貸誕也帝以舞工安叱奴爲散騎常侍綱諫曰周家均工樂胥不得預士伍雖復妙如師襄才如子野皆繼世不易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衣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衣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以安馬

駒開府有國家者可爲鑒戒今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功臣賞未
及徧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位五品趨丹地殆非
創業垂統貽子孫之道也帝不納綱在東宮太子建成尤加禮嘗
游溫湯綱疾不從有進魚者太子使膾之唐儉趙元楷自言其能
太子曰操刀膾鯉和鼎味公等善之者彌諧審諭固屬綱矣遣使
賜絹二百匹後太子寖狎亡賴猜閒朝廷綱頻諫不見聽遂乞骸
骨帝罵曰卿爲潘仁長史而羞朕尚書邪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
殘殺然每諫輒止爲其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
水內石敢久爲尚書乎且臣事東宮東宮又與臣忤是以上印綬
帝謝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乃拜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
上書太子曰綱老矣幸未就木備位保傅冀得効愚鄙日殿下飲
酒過量非養生之道凡爲人子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聽受邪說
與朝廷生甚閒太子覽書不懌所爲益縱綱悒悒不自賴固請老
優詔解尚書帝以綱脩名臣手敕未嘗名貞觀四年復爲少師以

足疾賜步輿聽乘至閤問以政事詔東宮太子承乾爲拜毋聽政必詔綱與房玄齡王珪侍坐嘗言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爲難綱以爲易故發言陳事毅然不可奪及疾帝遣玄齡至家存問明年卒年八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太子爲立碑初齊王憲女嫠居綱厚卹之及卒女被髮號哭如喪其親然綱在隋宦不進筮之得鼎筮人曰君當爲卿輔然待易姓乃如志仕不知退折足爲敗故綱雖顯於唐數稱疾辭位云孫安仁安靜安仁永徽中爲太子左庶子太子忠廢還邸寮屬奔散獨安仁泣拜而去終恒州刺史安靜天授中爲右衛將軍武氏革命羣臣皆勸進安靜獨無所請及收繫獄來俊臣問狀安靜曰正以我唐舊臣殺之可也若詰其狀吾誰欺俊臣誣殺之會昌中錄忠臣後訪子孫巳絶乃贈安靜太子少師自綱五世同居安仁安靜復以義烈聞世稱李氏不衰

李大亮京兆涇陽人祖琰爲魏度支尚書大亮有文武才略隋末

署龐玉行軍兵曹李密寇東都玉戰敗大亮被禽賊將張弼異之
就執百餘人皆死獨釋大亮引與語遂定交高祖入關大亮自歸
授土門令方歲飢境多盜賊大亮招亡散撫貧瘠責所乘馬稍稍
資業之勸墾田歲大熟間出擊盜所至輒平秦王行北境下書獎
勞賜馬五乘帛五十段頃之胡賊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詣
營說豪帥爲分別禍福賊衆感服遂相率降大亮殺所乘馬
與之食至步而返帝聞之悅擢金州總管府司馬王弘烈據襄
陽詔大亮安撫樊鄧因圖之進擊下十餘城遷安州刺史復使徇
廣州至九江會輔公祏反以計禽其將張善安公祏方圍猷州刺
史左難當固守大亮率兵擊走之遷越州都督貞觀初徙交州封
武陽縣男召授太府卿復出涼州都督嘗有臺使見名鷹諷大亮
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絶畋獵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意邪乃
乖昔旨如其擅求是使非其才太宗報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古
人以一言之重訂千金今賜胡瓶一雖亡千鎰乃朕所自御又賜

荀悅漢紀曰悅論議深博極爲政之體公宜繹味之時突厥亡帝
遂欲懷四夷諸部降者人賜袍一領帛五匹首領拜將軍中郎將
列五品者贏百員又置降胡河南詔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使
以綏大度設拓設泥熟特勒及七姓種落之未附者峙糧磧口賑
其飢大亮上言臣聞欲綏遠者必自近中國天下本根四夷猶枝
葉也殘本根厚枝葉而曰求安未之有也屬者突厥傾國入朝陛
下不即俘江淮變其俗而加賜物帛悉官之引處內地豈久安計
哉今伊吾雖臣遠在荒鹵臣以爲諸稱藩請附者宜羈縻受之使
居塞外畏威懷德永爲藩臣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內所謂行虛
惠收實福河西積困夷狄州縣蕭條加因隋亂殘耗已甚臣愚願
停招慰省勞役使邊人得就農畮此中國利也帝納其計八年爲
劍南道巡省大使會討吐谷渾爲河東道行軍揔管與李靖俱出
北道涉青海觀河源與虜遇蜀渾山大戰破之俘其名王獲雜畜
數萬進爵爲公拜右衛大將軍晉王爲皇太子詔大亮兼右衛率

又兼工部尚書身三職宿衛兩宮毋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在我得酣卧十八年幸洛陽詔副房玄齡居守玄齡稱有王陵周勃節可倚大事俄寢疾帝親和藥馳賜之臨終表請罷遼東役又言京師宗廟所在願以關中爲意就稾歎曰吾聞男子不死婦人手命屏左右言終卒年五十九將斂家無珠玉爲含惟貯米五斛布三十端帝哭爲慟贈兵部尚書秦州都督謚曰懿陪葬昭陵大亮性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干非其義對天子爭是非無回撓至于妻子未始見惰容事兄嫂以禮聞位通顯居陋狹甚在越州寫書數百卷及去留都督署初破公祏以功賜奴婢百口謂曰而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何忍録而爲隸乎縱遣之高祖聞咨美更賜俚婢二十後破吐谷渾復賜奴婢百五十口悉以遺親戚葬宗族無後者三十餘柩貲鏹加焉嘗以張弼脫其死及貴念有以報之時弼爲將作丞匿不見大亮求之不能得一日識諸涂持弼泣悉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乃言於帝曰臣及事陛下張弼力也

願悉臣官爵授之帝爲遷弼中郎將代州都督世賢大亮能報而多弼不自伐也歿後所育孤姓爲大亮行服如所親者十餘人兄子道裕貞觀末爲將作匠有告張亮反者詔百官議皆言亮當誅獨道裕謂反形未具帝怒不暇省斬之歲餘刑部侍郎缺宰相屢進名不可帝曰朕得之矣是嘗議張亮者朕時雖不從今尚悔之遂命道裕終大理卿大亮族孫迥秀

迥秀字茂之及進士第又中英才傑出科調相州參軍事累轉考功員外郎武后愛其材遷鳳閣舍人大足初檢校夏官侍郎仍領選銓次文武號稱職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兄弟貴驕因橈意諧媚士論頓减俄坐贓貶廬州刺史易之誅貶衡州長史中宗即位召授將作少監累遷鴻臚卿脩文館學士出朔方道行軍大揔管還拜兵部尚書卒年五十贈侍中迥秀少聰悟多通賓客喜飲酒雖多不亂當時稱其風流母少賤妻嘗詈媵婢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荅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武

后嘗遣內人候其母或迎置宮中後所居堂産芝草犬乳鄰猫中宗以為孝感旌大門閭子齊胄損開元中以謀逆誅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性堅正幹局明彊善簿最隋末為門下録事納言蘇威黃門侍郎裴矩厚禮之為越王侗給事郎王世充謀篡胄說曰君臣大分均父子休戚同之今當社稷之任與存與亡正在今日願尊輔王室擬伊周以幸天下世充詭曰善俄脅九錫胄又切諫不納出為鄭州長史使與王行本守武牢秦王拔之引為府士曹參軍封武昌縣男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直其人哉即日命胄長孫无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當无忌贖胄曰校尉與无忌罪均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著御湯劑飲食舟船雖誤皆死陛下録无忌功原之可也若罰无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為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執帝將可胄曰不然校尉緣无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繇是與校尉皆

免時選者盛集有詭資蔭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賣獄邪胄曰陛下登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柰何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寘於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爲陛下惜之帝大感寤從其言胄犯顏據正數矣參處法意至析秋豪隨類指擿言若泉涌帝益重之遷尚書左丞矜其貧特詔賜錢十萬會僕射蕭瑀免封德彞卒帝謂胄曰尚書揔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委卿宜副朕舉胄明敏長于操決無宿疑議者美其振職謂武德以來殆無其輩復拜諫議大夫與魏徵更日供奉進民部尚書杜如晦遺言請以選舉委胄由是檢校吏部尚書然好抑文雅奬法吏時以寡學爲訾貞觀四年以本官參豫朝政進爵郡公帝將脩復洛陽宮胄上疏諫曰比關中河外置軍團彊夫富室悉爲兵九成

之役又興司農將作見丁無幾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指業籍軍者督戎仗課役者責糧齎竭貲貝經紀猶不能濟七月以來霖潦未止瀆河南北田正涔下年之有亡未可知壯者盡行賦調不給則帑藏虛矣今宮殿足庇風雨容羽衛數年後成猶不謂晚何憚而遽自生勞擾邪帝覽奏罷役冑所數內緣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即削稾祕外莫知帝嘗謂左右曰冑於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槩所激耳七年卒帝為舉哀贈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謚曰忠以第舍陋不容祭詔有司為立廟聘其女為道王妃房玄齡魏徵與冑善每至生平故處輒流涕冑無子以兄子至德為後

至德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閱十數年父子繼為宰相世詫其榮高宗嘗為飛白書賜侍臣賜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玄曰資啟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皆見意於辭云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為左人

有所訴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理直者密爲奏終不顯私恩由是當時多稱仁軌者號仁軌爲解事僕射嘗更日聽訟有嫗詣省至德已收牒嫗乃復取曰初以爲解事僕射今乃非是至德笑還之人伏其長者或以問至德答曰慶賞刑罰人主之柄爲臣豈得與人主爭也帝知歎美之儀鳳四年卒詔百官哭其第贈開府儀同三司幷州大都督謚曰恭

劉洎字思道荆州江陵人初爲蕭銑黃門侍郎南略地嶺表下五十城未還而銑敗遂以城自歸授南康州都督府長史貞觀七年擢給事中封清苑縣男轉治書侍御史於時尚書省詔敕稽壅按成復下彌年不能決洎言尚書萬機本貞觀初未有令僕職併務繁左丞戴胄右丞魏徵應事彈舉無所回撓百司震肅不敢懈比者勳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雖欲自彊先懼囂謗故郎中嘿奪惟事咨禀尚書依違不得專裁莞轄玩弛綱紀不振今宜精選左右丞兩司郎中使皆得人非惟救曠滯之弊固當矯拂趨競

出未幾拜尚書右丞洎健于職於是尚書復治如徼時累加銀青光禄大夫散騎常侍攝黃門侍郎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往復難詰究藏否洎諫曰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級遼絕勢不倫擬故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雖思自彊不可得已陛下降慈旨假柔顔虛心聽納猶恐羣臣惴縮不敢進況以神機天辯飾辭援古而詆其議哉夫天以無言爲尊聖以不言爲德皆弗欲煩也且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無覺久且爲弊且今之雍平陛下力行所至耳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愛憎慎取捨若貞觀初可矣手詔荅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雖然驕人輕物恐由權論致之若形神心氣不爲勞也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賢重道上書曰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興亡在焉弗勤于始將悔于末故鼂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奏計務知禮教今太子孝友仁愛挺自天姿然春秋鼎盛學當有漸以陛下多才多藝尚垂精厲志以博異聞而太子優游坐棄白日陛下

每退朝引見羣臣訪以今古咨以得失而太子處內不接正人不聞正論臣所未諭古者問安而退以廣敬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間者太子一入侍逾旬不出師傅寮寀具員而已非所謂愛之也臣愚以爲授以良書娛以佳賓使耳所未聞睹所未見儲德愈光羣生之福也帝於是勅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直東宮帝嘗怒苑西監穆裕有詔斬朝堂皇太子驟諫帝喜曰朕始得魏徵朝夕進諫徵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繼之兒在吾膝前見朕悅諫孰矣故有今日言也誠習以性成哉稍遷侍中帝忽謂羣臣曰朕今欲聞己過卿等爲朕言之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同辭對曰陛下以盛德致太平臣等愚不見其過洎曰然頃上書有不稱旨或面窮詰無不著汗恐非所以進言者路帝曰卿言善朕能改之及征遼東詔兼太子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輔皇太子監國帝曰以卿輔太子社稷安危在焉宜識朕意洎曰願無憂卽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之帝怪其語謬戒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

疏而果恐以此敗洎與褚遂良不相中帝還遂不豫洎與馬周入候出見遂良泣曰上體患癰殊可懼遂良即誣奏洎曰國家不足慮正當輔少主行伊霍事大臣有異者誅之帝愈召洎問狀洎引馬周爲左遂良執不已帝惑之乃賜死方死時索筆牘欲自言有司不敢與帝後知之有司皆得罪顯慶中其子弘業詣闕訴遂良譖死狀李義府右之高宗問近臣給事中樂彥瑋曰辨之是暴先帝過刑事寢文明初詔復官爵彥瑋字德珪長安人麟德元年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數月罷爲大司憲卒贈齊州都督

賛曰劉洎之才之烈易所謂王臣蹇蹇者然性剛跡輔太子欲身任安危以言掩其衆爲娼忌所乘卒陷罪誅嗚呼以太宗之明蔽於所忿洎之忠不能自申於上況其下哉古人以言爲戒可不愼歟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擢制舉調管州錄事參軍陳叔達薦仁師才任史官遷右武衛錄事參軍與脩梁魏史貞觀初改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纍係塡獄詔仁師按覆

始至悉去囚械爲具食飲湯濯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它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故諺稱殺人刖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申爲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吾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遷度支郎中甞口陳移用費數千名太宗怪之詔黄門侍郎杜正倫持簿使仁師對唱無一謬帝奇之時校書郎王玄度注尚書毛詩抵孔鄭舊學請遂廢詔諸儒大議博士以下不能詰河間王孝恭請與孔鄭並行仁師以玄度不經條不合大義者奏之玄度報罷遷給事中時有司以律反逆者縁坐兄弟没官爲輕詔八坐議咸言漢魏晉謀反夷三族請改從死仁師曰父子天屬昆累其心此而不卹何愛兄弟房玄齡曰祖有蔭孫義則孫祖親重而兄弟屬輕今應重者流而輕者死非用刑意遂不改後密請魏王爲太子失帝旨左遷鴻臚少卿稍進民部侍郎及征遼東副韋挺知海運又別知河

南漕事仁師以漕路回遠恐所輸不時至以便宜發近海租賦餉
軍坐運卒亡命不以聞除名帝還至中山起爲中書舍人檢校刑
部侍郎幸翠微宮上清暑賦以諷帝稱善賜帛五十段二十二年
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被遇尤渥中書令褚遂良忌之會有伏閤
訴者仁師不時上帝大怒流連州永徽初授簡州刺史卒子挹挹
子湜

湜字澄瀾少以文詞稱第進士擢累左補闕稍遷考功員外郎時
桓彥範等當國畏武三思甚構引湜使陰伺其姦中宗稍疏功臣
三思日益寵湜反以彥範等計告三思驟遷中書舍人彥範等被
徙又說三思速殺之以絶人望三思問誰可使者乃進其外兄周利
貞利貞往彥範等皆死擢利貞御史中丞湜附託昭容上官氏數與
宣淫於外景龍二年遷兵部侍郎而挹爲禮部侍郎武德以來父
子同爲侍郎惟挹湜云俄拜中書侍郎檢校吏部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與鄭愔同典選納賂遺銓品無序爲御史李尚隱劾奏

貶江州司馬上官與安樂公主從中申護之改襄州刺史未幾入
爲尚書左丞韋氏稱制復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
出爲華州刺史俄除太子詹事初湜建言山南可引丹水通漕至
商州自商鑱山出石門抵北藍田可通輓道中宗以湜充使開大
昌關役徒數萬死者十五禁舊道不得行而新道爲夏潦奔隧
數摧壓不通至是論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景雲中太平公主引爲
同中書門下三品進拜中書令時挹以戶部尚書得謝而性貪冒
爲人請託以干湜湜多不從由是父子相失玄宗在東宮數至其
第申款密湜陰附主時人危之爲寒毛門下客獻海鷗賦以諷湜
稱善而不自悛帝將誅蕭至忠等召湜示腹心弟滌諫曰上有所
問愼無隱湜不從及見對問失旨至忠等誅湜徙嶺外時雍州長
史李晉亦坐誅歎曰此本湜謀今我死而湜生何也又宮人元稱
嘗與湜謀進酖於帝追及荊州賜死年四十三初在襄州與譙王
數相問遺王敗湜當死賴劉幽求張說護免及爲宰相陷幽求嶺

表密諷廣州都督周利貞殺之不克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說其猜
毒詭險殆天性雖藴藉不若也與弟液澄從兄湜並以文翰居要
官每宴私自比東晉王謝嘗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爲第一
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哉故進趣不已至
於敗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歎曰
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
液字潤甫尤工五言詩湜歎因字呼曰海子我家龜龍也官至殿
中侍御史坐湜當流亡命郢州作幽征賦以見意詞甚典麗遇赦
還卒子論有吏幹乾元中爲州刺史以治行稱大曆末遷同州刺
史爲黜陟使庾何所按議者不直何故復用爲衢州刺史德宗以
舊族耆年擢大理卿卒
澄本名滌玄宗改焉帝在藩與同里居出潞州賓友餞者止國門
而澄獨從至華及即位寵昵甚湜既誅帝仍念之用爲秘書監開
元二年欲贈其父挹吏部尚書宰相持不可遂用四品禮葬贈和

州刺史澄侍左右與諸王不讓席坐性滑稽善辯帝恐漏禁中語以愼密字親署笏端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封安喜縣子卒贈兖州刺史

二李戴劉崔列傳第二十四

陳楊封裴宇文鄭權閻蔣韋姜張列傳第二十五　　唐書一百

宋　祁　奉　敕　撰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子也少封義陽王歷丹楊尹都官尚書入隋久不試大業中授內史舍人出為絳郡通守高祖西師以郡聽命授丞相府主簿封漢東郡公與溫大雅同筦機祕方禪代時書冊誥詔皆其筆也武德初授黃門侍郎判納言封江國公叔達明辯善為容每占奏搢紳屬目江左士客長安或汨振多薦諸朝嘗賜食得蒲陶不舉帝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奉之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又賚物百段貞觀初與蕭瑀爭殿中坐忿詆不恭免官未幾居母喪又有疾太宗憂之遣使禁卻弔者喪除為遂州都督病不拜頃之擢禮部尚書始太子建成等閲間太宗帝惑之叔達極意救辯至是謂曰武德內難卿有讜言故以此報叔達謝曰豈獨為陛下乃社稷計耳後閨薄汙慢為有司露劾帝以名臣為護掩授散秩歸第卒謚曰繆久之贈戶部尚書更謚曰忠

楊恭仁隋觀王雄子也仁壽中累遷甘州刺史臨事不苛細徼人安之文帝謂雄曰匪特朕得人乃卿善教子矣大業初轉吏部侍郎楊玄感叛詔率兵經略與玄感戰破陵敗之遂與屈突通追獲賊煬帝召見曰比聞與賊戰尤力向但

知卿奉法而乃勇決如此朕用自愧蘇威曰仁者必有勇殆謂此邪時威及宇文述裴蘊裴矩參掌選事皆受賕不法恭仁素廉正故惡之出爲河南道大使使捕寇賊至譙郡爲朱粲所敗奔江都宇文化及弑逆署吏部尚書爲化及守魏縣元寶藏執送京師高祖素知之授黃門侍郎封觀國公尋爲涼州總管恭仁久秉邊習種落情僞悉心綏尉由葱嶺以東皆奉貢贄就加納言突厥頡利率衆數萬獵其境恭仁應機設拒張疑屯虛幟示之頡利懼而走瓜州刺史賀拔行威叛朝廷未即討恭仁募驍勇倍道進賊不虞其來遂克二城縱所俘還之衆感悅遂相與縛行威降召拜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檢校涼州諸軍事遷左衛大將軍武德末拜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遷洛州都督太宗勞謂曰洛陽要重朕子弟不爲少恐非所任故以委公恭仁性仲厚以禮自閑衞未嘗與物忤時人方漢石慶既貴不以勢尚人故譽望益重病乞骸骨詔以特進歸第卒贈潭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孝○子思訓襲爵顯慶中歷右屯衛將軍從高宗幸并州右衛大將軍慕容寶節夜邀思訓與謀亂思訓不敢對寶節懼毒酒以進思訓死妻訴之流寶節嶺表至龍門追斬之乃詔以眞毒人者重其法思訓孫睿交尚長寧公主豫誅張易之賜實封五百户神龍中爲祕書監貶絳州別駕

師道字景猷恭仁弟清警有才思客洛陽爲王世充所拘間歸高祖授上儀同爲備身左右尚桂陽公主除吏部侍郎改太常卿封安德郡公貞觀十年拜侍中參豫朝政親遇隆渥性周謹未嘗語禁省事嘗曰吾讀孔光傳想其餘風或庶幾云太宗數訪群臣才行師道雖有所推進而乏甄品久之遷中書令太子承乾得罪詔與長孫无忌等雜治其獄師道妻異姓子趙節與承乾通謀乃微諷帝欲活之帝怒罷爲吏部尚書師道起貴冑四海人物非所練悉至銓署專抑勢貴親黨以遠嫌用人多違其才不爲時所稱帝亦曰師道資性純淑自應無過而實怯懦至更事綏急不得其力從征高麗攝中書令軍還頗不職改工部尚書復爲太常卿師道善草隸工詩每與有名士燕集歌詠自適帝見其詩爲擿諷嗟賞後賜宴帝曰聞公每酬賞捉筆賦詩如宿構者試爲朕爲之師道再拜少選輒成無所竄定一坐嗟伏卒贈吏部尚書幷州都督謚曰懿陪葬昭陵詔爲立碑子豫之尚巢王元吉女壽春縣主居母喪與永嘉公主亂爲主壻竇奉節所殺

執柔恭仁從孫歷地官尚書武后母即恭仁叔父達之女及臨朝武承嗣攸寧相繼用事后曰要欲我家及外氏常一人爲宰相乃以執柔同中書門下五品未幾卒弟執一亦以誅張易之功封河東郡公累官右金吾衛大將軍

始雄在隋以同姓貴自武德後恭仁兄弟名位益盛又以武后外家尊寵凡
尚主者三人女為王妃五人贈皇后一人三品以上者二十餘人

封倫字德彝以字顯觀州蓨人祖隆北齊太子太保倫年方少舅盧思道曰是
兒識略過人當自致卿相隋開皇末江南亂內史令楊素討之署倫行軍記室
泊海上素召計事倫墜水免易衣以見訖不言久乃素知問故謝曰私事也所
不敢白素異其為以從妹妻之素營仁壽宮表為土工監規構鳴侈宮成文帝
怒曰素殫百姓力為吾掊怨天下素大懼倫曰毋恐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
勞素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樂而盛飾此宮邪因大悅素退問何料而知
倫曰上節儉故始見必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惟侈麗是好后悅則帝安矣素
曰吾不及也素負才勢多所淩藉惟於倫降禮賞接或與論天下事袞袞不勸
每撫其牀曰封郎終當據此薦之帝擢內史舍人虞世基得幸煬帝然不悉吏
事處可失宜倫陰為裁畫內以諂承主意百官章奏若忤旨則寢不聞外以峻
文繩天下有功當賞輒抑不行由是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矣宇文化及
亂持帝出宮使倫數帝罪帝曰卿士人何至是倫羞縮去化及署為內史令從
至聊城知化及敗乃結士及得出護餉道化及死遂與士及來降高祖知其諂
附逆黨方切讓使就舍倫以祕策干帝帝悅更拜內史舍人遷侍郎兼內史令

秦王討王世充命倫參謀軍事時兵久不決帝欲班師王遣倫西見帝曰賊地雖多羈縻不相使所用命者洛陽爾計窮力屈死在旦暮今解而西則賊勢磐結後難以圖帝納之賊平帝謂侍臣曰始議東討時多沮解者唯秦王謂必克倫贊其行雖張華叶策晉武亦何以加於是封平原縣公判天策府司馬初竇建德援洛王將趣虎牢倫與蕭瑀諫不可至是入賀王笑曰不用公言今日幸而捷貴智者千慮或有失乎倫謝素不及頃之突厥寇太原且遣使和親帝問計群臣咸請許之可紓戰倫曰不然彼有輕中國心謂我不能戰若乘其怠擊之勢必勝勝而後和威德兩全今雖不戰後必復來臣以為擊之便詔可尋檢校吏部尚書進封趙國公徙密國太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實封六百戶始倫之歸蕭瑀數薦之及是瑀為左僕射每議事倫初堅定至帝前輒變易由是有隙貞觀元年遘疾臥尚書省帝親臨視命尚輦送還第卒年六十贈司空謚曰明倫資險佞內挾數刺人主意陰導而陽合之外謹順居處衣服陋素而交宮府賄賂狼籍然善矯飾居之自如人莫能探其膺肺隱刺之亂數進忠策太宗以為誠橫賜累萬又密言於高祖曰秦王恃功頡頏太子下若不蚤立則亟圖之情白太子曰為四海不顧其親乞羨者謂何及高祖議廢立倫固諫止當時語祕無知者卒後事寖聞十七年治書侍御史唐臨追劾姦狀帝下其議百官民部

尚書唐儉等議倫寵極生前而罪暴身後所歷官不可悉奪請還贈改謚以懲
憸壬有詔奪司空削食封改謚爲繆子言道尚淮南長公主官至宋州刺史
裴矩字弘大絳州聞喜人父訥之爲齊太子舍人矩在乳而孤及長好學有文
藻知數再補高平王文學齊亡不得調隋高祖爲定州揔管召補記室以母憂
去職高祖已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帝伐陳爲元帥記室江左平詔矩巡撫
嶺南未行而高智慧等亂道不通帝難其遣矩請速進許之行南康得兵數千
人是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別將圍東衡州矩與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壁
屯大庾嶺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之圍據原長嶺又擊破之斬其帥自南
海趣廣州仲宣懼潰去綏集二十餘州承制署渠帥爲刺史縣令還報帝大悅
詔升殿勞苦之拜開府爵聞喜縣公賜賚異等遷累內史侍郎時突厥彊盛都
藍與突利搆難屢犯塞詔太平公史萬歲爲行軍揔管出定襄道以矩爲長史
破達頭可汗而萬歲誅矩功不見録還爲尚書左丞遷吏部侍郎名稱職煬帝
時西域諸國悉至張掖交市帝令矩護視矩知帝勤遠略乃訪諸商胡國俗山
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篇合四十四國凡裂三道北道起伊吾徑蒲類鐵勒突
厥可汗廷亂北流河至拂菻中道起高昌焉耆龜茲踈勒踰葱嶺鏺汗蘇對沙
那康曹何大小安穆諸國至波斯南道起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亦度葱嶺

涉護密吐火羅挹怛帆延漕國至北婆羅門皆貢西海諸國亦自有空道交通既還奏之帝引內矩問西方事矩盛言胡多環怪名寶俗土著易并吞帝由是甘心四夷委矩經略再遷黃門侍郎參豫朝政大業三年帝有事恒山西方來助祭者十餘國矩遣人說高昌伊吾等啗以厚利使入朝帝西巡燕支山高昌等二十七國謁道左皆使佩金玉服錦罽奏樂歌儛令士女盛飾縱觀亘數十里示中國彊富後遂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遣兵戍之歲委輸巨億萬計帝謂矩有綏懷略擢銀青光祿大夫帝在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踵至諷帝悉召天下奇倡怪伎大陳端門前衣錦縠珥金琲者十餘萬詔百官都人列綵樓幔閣夾道被服光麗廛邸皆供帳池酒林胾譯長縱蠻夷與民貿易在所令邀飲食相娛樂蠻夷嗟咨謂中國為仙晨帝所天子以為誠謂宇文述牛弘曰矩所建白皆朕之志要未發矩輒先聞非悉心奉國疇能是邪又助城伊吾脅處羅入朝帝益喜賜貂裘西胡珍器從帝巡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在突厥啓民引見帝矩因奏言高麗本孤竹國周以封箕子漢分三郡今乃不臣先帝疾之欲討久矣方陛下時安得不事今其使朝突厥及見啓民舉國臣服脅令入朝可致也請面詔其使令歸語王有如旅拒方率突厥誅之帝納焉高麗不聽命征遼自此始王師再臨遼无見從以勞加右光祿大夫時綱紀日振宇文述虞世

基用事官以賄遷唯矩挺節無穢聲世頗稱之矩以始畢可汗衆漸盛建請以
宗女嫁叱吉設建為南面可汗分其勢叱吉不敢受始畢聞之稍怨望矩又言
突厥淳陋易離間但內多群胡教導之臣聞史蜀胡悉尤有謀幸於始畢請殺
之帝曰善矩因詭計召胡悉賜斬馬邑下報始畢曰史蜀胡悉背可汗我所共
惡今既誅之始畢知狀由是不朝後帝北巡始畢率騎十萬圍帝鴈門詔矩與
虞世基宿朝堂待顧問圍解從幸江都宮時盜賊蜂結郡縣上奏不可計矩言
于帝帝怒遣詣京師以疾解俄而高祖入關帝令虞世基問方略矩曰唯願陛
下亟西天下定矣矩性勤謹未嘗忤物見天下方亂其待遇士尤厚雖廝役皆
得其歡是時衛士數逃去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乘輿淹狩已二年諸驍果皆
無家人無匹合則不久安臣請聽納室帝笑曰公定多智因詔矩盡召江都
女子孀家恣將士所欲即配之人情翕然相悅曰裴公惠也宇文化及亂衆劫
矩賊皆曰裴黃門無豫也既而衆以秦王子浩為帝詔矩為侍內隨而北化及
僭位署矩尚書右僕射為河北道安撫大使又為竇建德所獲建德以矩隋舊
臣遇之厚建德起群盜非有君臣制度矩為略制朝儀不閱月憲章擬王者建
德尊禮之建德敗來朝擢殿中侍御史爵安邑縣公累遷太子詹事檢校侍中
時突厥數盜邊高祖遣使約西突厥連和突厥因請婚帝曰彼勢與我絕緩急

不爲用柰何矩曰然北虜方熾歲苦邊若權順許以示外援須我完實更議之
帝然其計隱太子敗餘黨猶保宮城不解秦王遣矩諭之乃聽命遷民部尚書太
宗即位疾貪吏欲痛懲乂之乃間遣人遺諸曹一史受饋縑帝怒詔殺之矩曰
吏受賕死固宜然陛下以計紿之因即行法所謂罔人以罪非道之以德之誼
帝悅爲群臣言之曰矩遂能廷爭不面從物物若此天下有不治哉年八十精明
不忘多識故事見重于時貞觀元年卒贈絳州刺史謚曰敬
宇文士及字仁人京兆長安人父述爲隋右衛大將軍開皇末以述勳封新
城縣公文帝引入卧內與語奇之詔尚煬帝女南陽公主爲尚輦奉御從幸
江都以父喪免起爲鴻臚少卿其兄化及謀弒逆以主壻忌之弗告已弒帝
乃封蜀王初士及爲奉御而高祖任殿中少監雅自款結及從化及至黎陽
帝手書召之士及亦遣家童間道走長安通謁勤且獻金鐶帝悅曰我與
士及共事今以此獻是將來矣化及至魏縣士及勸歸命不從乃與封倫詭
求督饟俄而化及敗於是濟北豪傑謀起兵擊竇建德以收河北觀形
勢士及不納與倫等自歸帝讓之曰汝兄弟率思歸之人爲入關計爾時得
我父子尚肯相假乎今欲何地自處士及謝曰臣罪當死但臣往在涿郡嘗
與陛下夜論世事頃又奉所獻冀以此贖罪帝笑謂裴寂曰彼與我論天下

事逮今六七年公等皆在其後時士及女弟爲昭儀有寵由是見親禮授上儀同從秦王平宋金剛錄功復隋舊封以宗室女妻之遷王府驃騎將軍從討王世充等進爵鄖國公武德八年擢檢校侍中兼太子詹事王即位拜中書令實食益州七百戶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時突厥數入寇士及欲立威以鎮爠邊鄙每出入盛陳兵衛又痛折節下士或告其反訊無狀召爲殿中監以疾改蒲州刺史政尚寬簡人皆宜之擢右衛大將軍太宗延入閤語或至夜分出遇休沐往往馳召士及益自謹其妻嘗問向遽召何所事士及卒不對帝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士及從旁美歎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爲誰乃今信然謝曰南衙群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爲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又嘗割肉以餅拭手帝屢目陽若不省徐啗之其機悟率類此後以雅舊別封一子新城縣公久之復爲殿中監卒贈左衛大將軍涼州都督陪葬昭陵士及撫幼弟孤兄子以友睦稱好周卹親戚故人然過自奉養服玩食飲必極豐侈有司謚曰恭黃門侍郎劉洎曰士及居家侈肆不可謂恭乃改曰縱

贊曰封倫裴矩其姦足以亡隋其知反以佐唐何哉惟姦人多才能與時而成敗也妖禽孽狐當晝則伏自如得夜乃爲之祥若倫僞行匿情死乃暴聞

免兩觀之誅幸矣太宗知士及之佞為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求
不惑於佞難哉

鄭善果鄭州滎澤人祖在魏為顯家父誠周大將軍開封縣公討尉遲迥戰死
善果方九歲以死事子襲爵家人為其幼弗告也及受詔號慟不自勝隋開皇
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為沂州刺史累轉魯郡太守善果母崔賢明曉政治
嘗坐閤內聽善果剸決或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牀下責媿之故善果所至
有績號清吏嘗與武威太守樊子蓋考為天下第一煬帝賜物千段黃金百兩
再遷大理卿突厥圍帝鴈門以守禦功拜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宇文化及弒
逆署民部尚書從至遼城淮安王神通攻之善果督戰中流矢神通解俄為竇
建德所獲王琮讓之曰公隋大臣自尊夫人亡名稱衰今以忠臣子為逆賊徇
命至傷夷謂何善果慙欲自殺或止之得不死建德不之禮乃歸神通送京師
擢太子左庶子更封滎陽郡公數為太子陳得失未幾檢校大理卿兼民部尚
書奉法持正風績顯公卿間詔與裴寂等十人每奏事若侍得升殿而從父兄
元璹亦與時以為榮坐事免會山東平持節為招撫大使以選舉失實除名後歷
刑部尚書貞觀初出為岐州刺史以累去復拜江州刺史卒
元璹字德芳隋沛國公譯之子性察慧愛尚文藝以父功拜儀同襲爵累遷

右衛將軍更封莘國公大業末出為文城郡守高祖兵興遣將張綸西略地
攻拔其城係致軍門釋之授太常卿與襄武王琛使突厥還為參旗將軍元
璹習軍旅事帝令教諸屯軍法劉武周將宋金剛與突厥處羅可汗掎角寇
汾晉詔元璹諭罷可汗兵不聽乃進為武周援會泉疾其下意元璹置毒因
之處羅死頡利立留帳中數年帝既許可汗婚元璹始得還帝勞曰卿不辱
於虜可方蘇武張騫矣拜鴻臚卿毋喪免會突厥提精騎數十萬身自將
攻太原詔即苫次起元璹持節往勞既至虜以不信咎中國元璹隨語折讓
無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因好謂頡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唐得
突厥不可臣而使兩不為用而相攻伐何哉今掠財貨劫人口皆入所部可
汗一不得昔若仆旗援好則金王重幣一歸可汗且唐有天下約可汗為兄
弟使駟銜箠於道今坐受其利不肯乃蔑德貽怨自取勞苦若何頡利當其
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代可汗如約遂使邊火息燧朕何惜金石賜於
公哉貞觀三年復使突厥還言夷狄以馬羊准盛衰今突厥六畜不蕃人色
若菜木內飯粟化為血不三年必亡無幾突厥果敗後轉左武侯大將軍坐
事免起為肖州刺史以老致仕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簡元璹幹敏所至常有
譽五聘絕域危不脫終不自為解然譯事後毋不謹隋文帝嘗賜孝經愧勗

之至元璹亦不以孝聞士醜其行從孫杲知名武后世終天官侍郎
權萬紀其先出天水後徙京兆為萬年人父琛隋匡州刺史以慤愿聞萬紀
悻直廉約自潮州刺史擢治書侍御史尚書右僕射房玄齡侍中王珪掌內外
官考萬紀劾其不平太宗按狀珪不伏魏徵奏言房玄齡等皆大臣所考有私
萬紀在考堂無訂正今而彈發非誠心為國者帝乃置之然以為不阿貴近繇
是擢禮萬紀又建言宇文智及受隋恩賊殺其君萬世共棄今其子乃任千牛
請斥屏以懲不軌帝從之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既以言得進頗掉聲自肆衆
情懍懍徵奏萬紀等闇大體詆訐彈射皆不實陛下收其一切遂敢附下罔上
釣彊直名迷奪聖明以小謀大群下離心如玄齡等且不得申況疏賤之臣哉
帝寤從萬紀散騎常侍而免仁發數年復召萬紀為持書御史即奏言宣饒
部中可鑿山冶銀歲取數百萬帝讓曰天子所乏嘉謀善政有益於下者公不
推賢進善乃以利規我欲方我漢桓靈邪斥使還第久之由御史中丞進尚書
左丞出為西韓州刺史從吳王長史王畏其直善遇之齊王祐不奉法帝素奇
萬紀能左右吳王者乃徙為祐長史祐暱比群小萬紀驟諫不入即條過失以
聞帝遣劉德威按問因召祐入朝祐恐與所暱燕弘亮謀殺之而萬紀先引道
祐遣弘亮馳彀騎追擊斬首殊支體投圜中又殺曲軍韋文振文振本以校尉

從帝征伐以貞謹自將帝使事祐曲廐馬切諫不納輒見萬紀道之故祐内嘗
忿疾萬紀死文振懼馳去追騎獲之祐平贈萬紀齊州都督武都郡公食二千
户謚曰敢文振左武衛將軍襄陽縣公食千戶萬紀子玄初高宗時兵部侍郎
懷恩萬紀族孫祖弘壽爲隋臨汾司倉書佐高祖平京師擢太僕卿盧國公卒
謚曰恭故懷恩以蔭累遷尚衣奉御襲爵取人安畢羅爲高宗所寵見帝戲慢
不恭懷恩奏事適見之退杖四十帝嗟賞曰良吏也擢萬年令賞罰明見惡輒
取時語曰寧飲三斗塵無逢權懷恩其姿狀沈毅每盛服妻子不敢仰視更慶
萊衛邢宋五州刺史洛州長史所居威名赫然吏重足立嘗過汴州時刺史楊
德幹亦以嚴稱與懷恩名相埒汴橋新成立木中途止過車者懷恩適過之示
德幹曰民不可止邪焉用此德幹慚服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卒從子楚璧爲
左領軍衛兵曹參軍玄宗在東都楚璧乃與李迥秀子齊損陳倉尉盧玢左屯
營長上折衝周履濟等謀反以兄子梁山詐爲襄王子號光帝擁營兵百餘夜
入宫城欲劫留守王志愔不克遲明兵斬楚璧等傳首東都籍其家
閻讓字立德以字行京兆萬年人父毗爲隋殿内少監本以工藝進故立德與
弟立本皆機巧有思武德初爲秦王府士曹參軍從平東都遷尚衣奉御制衮
冕六服腰輿傘扇咸有典法貞觀初歷將作少匠大安縣男護治獻陵拜大匠

文德皇后崩攝司空營昭陵坐弛職免起爲博州刺史太宗幸洛陽詔立德按
爽塏建離宮清暑乃度地汝州西山控汝水睨廣成澤號襄城宮役凡百餘萬
宮成煩燠不可居帝廢之以賜百姓坐免官未幾復爲大匠即洪州造浮海大
航五百艘遂從征遼攝殿中監規築土山破安市城師還至遼澤亘二百里淖
不可通立德揵道爲橋梁無留行帝悅賜予良厚又營翠微玉華二宮擢工部
尚書帝崩復攝司空典陵事以勞進爵大安縣公永徽五年高宗幸萬年宮
留守京師領徒四萬治京城卒贈吏部尚書幷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康
立本顯慶中以將作大匠代立德爲工部尚書總章元年自司平太常伯拜
右相博陵縣男初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詔坐者
賦詩而召立本侔狀閤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已爲主爵郎中俯伏池左
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
畫見名與廝役等若曹愼毋習然性所好雖被訾屈亦不能罷也既輔政但
以應務俗材無宰相器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故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
相馳譽丹青之嘲咸亨元年官復舊名改中書令卒謚曰文貞
立德孫知微曾孫用之知微聖歷初爲豹韜衛將軍武后時突厥默啜請和
親后遣知微攝春官尚書持金帛護送武延秀聘其女默啜怒非天子子因

延秀挾知微入寇趙定尊之如可汗以示華人自何以甚蕭然朝廷以知微
賣國夷其族知微不知逃還武后業已然乃曰惡目疾子賜百官甘心焉於
是胷斷臠分非要職者不能得子則先以武三思壻免死玄宗在藩時以善
劉蒙寵開元中有司奏擬供奉姚元崇以為則先刑戮家又逆人姻屬不可
留京師詔曰朕在外日嘗驅使宜令供奉用之初為彭州參軍嘗攝錄事一
日糾從謬不法數十事太守以為材後舉通事舍人累遷右衛郎將知引駕
仗金吾將軍李質升殿不解刀呵卻之請按以法左右震悚始有司以三衛
執扇登殿用之奏三衛皆趫悍不宜升陛邇御坐請以官者代遂為故事天
寶中女為義王玭妃終左金吾將軍

蔣儼常州義興人擢明經第為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將代高麗募為使者
人皆憚行儼奮曰以天子雄武四夷畏威蕞爾國敢圖王人有如不幸固吾
死所也遂請行為莫離支所囚以兵脅之不屈內窟室中高麗平乃得歸帝
奇其節授朝散大夫為幽州司馬劉祥道以巡察使到部表最狀擢會州刺
史再遷殿中少監數陳時政病利高宗輒優納進蒲州刺史户產充夥訴扞
積年不平前刺史踵以罪去儼至發隱禁姦號良二千石永隆二年以老致
仕未幾復召為大僕卿以父諱辭官徙太子右衛副率中宗在東宮儼數爭

過失不見用目以總何護不應諫於是田游嚴與處士為洗馬太子所尊禮
儼詒書責之曰太子年鼎盛聖道有所未盡足下受調護之寄居責言之地
唯唯悠悠不出一談向使不俟王粟僕何敢議今祿及親矣尚何酬塞遊嚴
愧不能答儼尋徙右衛大將軍封義興縣子以太子詹事致仕卒年七十八
中宗立以舊恩贈禮部尚書

韋弘機京兆萬年人祖元禮隋浙州刺史弘機仕貞觀時為左千牛胄曹參軍
使西突厥冊拜同俄設為可汗會石國叛道梗三年不得歸裂衣裾錄所過諸國
風俗物產為西征記比還太宗問外國事即上其書帝大悅擢朝散大夫累遷
殿中監顯慶中為檀州刺史以邊人陋僻不知文儒貴乃脩學官畫孔子七十
二子漢晉名儒象自為贊敦勸生徒繇是大化契苾何力討高麗次灤水會暴
漲師留三日弘機輸給資糧軍無飢高宗善之擢司農少卿主東都營田苑官
者犯法杖乃奏帝嗟賞賜絹五十四日後有犯治之毋奏遷司農卿太子弘薨
詔蒲州刺史李沖寂治陵成而玄堂阨不容終具將吏為之役者過期不遣衆
怨夜燒營去帝詔弘機嗣作弘機令開程左右為四便房摶制禮物裁工程不
多改作如期而辦帝嘗言兩都我東西宅然因隋宮室日仆不完朕將更作柰
財用何弘機即言臣任司農十年省惜常費積三十萬緡以治宮室可不勞而

成帝大悅詔兼將作少府一官督營繕初作宿羽高山等宮徙洛中橋於長夏門廢利涉橋人便之天子乃登洛北絕岸延眺良久歎其美詔即其地營宮所謂上陽者尚書左僕射劉仁軌謂侍御史狄仁傑曰古天子陂池臺榭皆深宮複禁不欲百姓見之恐傷其心而今列岸謻廊亘王城外豈愛君哉弘機猥曰天下有道百官奉職任輔弼者則思獻替事我乃府藏臣守官而已仁傑非之俄坐家人犯盜劾免官初東都方士朱欽遂爲武后所寵姦贓狼藉弘機白欽遂假中宮驅策依倚形勢虧紊皇明爲禍亂之漸帝遣中使慰諭敕毋漏言逐欽遂于邊后恨之永淳中帝幸東都至芳桂宮召弘機使白衣檢校園苑將復任之爲后掎而止終檢校司農少卿事孫岳子景駿景駿別傳

岳子武后時爲汝州司馬以辦治稱召授尚舍奉御入見后賞其能曰卿家事朕悉知之因問舊故至家人皆不忘出爲太原令以不習武固辭忤旨下遷宋州長史歷廬海等州刺史皆著風迹恩嚴兩施睿宗立召爲殿中少監恩遇尤異竇懷貞等誅而岳子舊與經過爲姜晈所劾貶渠州別駕起授陝州刺史卒孫臯別有傳

姜師度魏州魏人擢明經調丹陵尉龍崗令有清白稱神龍初試爲易州刺史河北道巡察兼支度營田使好興作始厮溝於薊門以限奚契丹循魏武

帝故迹並海鑿平虜渠以通餉路罷海運省功多遷司農卿出為陝州刺史
太原倉水陸運所湊轉屬諸河師度使依高為廥而注米于舟以故人不勞
拜太子詹事玄宗從營州治柳城拜營田支度脩築使進為河中尹安邑鹽
池涸廢師度大發卒洫引其流置鹽屯公私收利不貲從同州刺史又派洛
灌朝邑河西二縣闕河以灌通靈陂收棄地二千頃為上田置十餘屯帝幸長
春宮嘉其功下詔褒美加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匹進將作大匠左拾遺
劉彤建榷天下鹽鐵利內之官免貧民賦詔戶部侍郎強循與師度並假御
史中丞會諸道按察使議所以榷之之法俄為議者沮閣不行卒年七十餘
師度喜渠漕所至繇役紛紜不能皆便然所就必為後世利是時太史令傅
孝忠以知星顯時為語曰孝忠知仰天師度知相地嘲所嗜也

強循字季先鳳州人仕累雍州司士參軍華原無泉人畜多暍死循教人渠
水以浸田一方利之號強公渠詔書襃予甚厚歷大理少卿太子右庶子為
政辦給不為威嚴遇人盡信不疑然當時恨其少文云

張知謇字匪躬幽州方城人從家岐兄弟五人知玄知晦知泰知默皆明經
高第曉吏治清介有守公卿爭為引重調露時知謇監察御史裏行知默左
臺侍御史知謇歷十一州刺史所莅有威嚴武后降璽書存問萬歲通天中

自德州刺史入計后奇其貌詔工圖之稱其兄弟容而才謂之兩絕又門皆列戟白雀巢其廷府數寵賜知泰歷益州長史中臺左丞兵部侍郎封陳留縣公中宗在房州禁察苛嚴知謇與董玄質崔敬嗣繼為刺史供儗保戴不少弛帝復位拜知謇左衛將軍加雲麾將軍封范陽郡公知泰御史臺大夫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漁陽郡公伯仲華首同貴時以為榮知泰忤武三思故出為并州刺史天兵軍使終魏州刺史謚曰定知謇歷東都副留守左右羽林大將軍同華州刺史大理卿致仕年八十開元時卒知謇斂且亮惡請謁求進士或不才冒位視之若仇每敕子孫經不明不得舉家法可稱云武后革命知泰奏置東都諸關十七所譏斂出入百姓驚駭樵米踊貴卒罷不用議者羞傳之知默與監察御史王守慎来俊臣周興掌詔獄數陷大臣守慎雖其甥惡鞫引之衆不得去請度為浮屠后許之而知默卒陷酷吏子孫禁錮為張氏畜知玄子景景昇知泰子景佚開元中皆顯官

列傳第二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

敕撰

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九歲封新安王國除以女兄為隋晉王妃故入長安瑀愛經術善屬文性鯁急鄙遠浮華嘗以劉孝標辯命論詭悖不經乃著論非之以為人稟天地而生而謂之命至吉凶禍福則繫諸人今一於命非先王所以教人者通儒柳顧言諸葛頴歎曰是足鍼孝標膏肓矣晉王為太子授右千牛即帝位妃為后而瑀寖親寵頻遷尚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揚郎將感末疾不呼醫曰天若假吾餘年因得為遁階矣后聞責謂曰爾士國後不安小官而高為怪語罪不測瑀復治疾良已拜內史侍郎數言事忤旨稍見忌帝至鴈門為突厥所圍瑀謀曰夷俗可賀敦與兵馬事況義成公主以帝女為之若走一介使鐫諭宜不戰而解又衆商陛下已平突厥方復事遼東故怠不肯戰願下詔赦高

麗專討突厥則人自奮矣帝從之既而主詭辭謂突厥果解圍去
然帝素意伐遼又銜瑀以謀撓其機謂羣臣曰突厥何能為瑀乘
未解時乃紿恐我遂出瑀為河池郡守部有鈔賊萬人吏不制瑀
募勇敢士擊降之悉捐貲畜賜有功又擊走薛舉眾數萬高祖
入京師招之挈郡自歸授光祿大夫封宋國公拜民部尚書秦王
領右元帥攻洛陽署瑀府司馬武德元年遷內史令帝委以樞筦
內外百務悉關決或引升御榻呼曰蕭郎瑀自力孜孜抑過繩違
無所憚上便宜每見納用手詔曰得公言社稷所賴朕既寶之故
賜黃金一函公其勿辭是歲州置七職秦王為雍州牧以瑀為州
都督詔旨下中書未即行帝讓其稽瑀曰隋季內史詔敕多違舛
百司不知所承今朝廷初基所以安危者繫號令比承一詔必覆
審使先後不謬始得下此所以稽留也帝曰若爾朕何憂乎初瑀
關內田宅悉賜勳家至是還給之瑀盡以分宗族獨留廟室奉祠
王世充平進尚書右僕射七年以熒惑犯右執法避位不許久之

遷左僕射貞觀初房玄齡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少
望秉彝切詆辭旨疏躁太宗怒廢于家俄拜特進太子少師復爲
左僕射實封六百戶帝問瑀朕欲長保社稷柰何瑀曰三代有天
下所以能長久者類封建諸侯以爲藩屏秦置守令二世而絕漢
分王子弟享國四百年魏晉廢之亡不旋跬此封建之有明效也
帝納之始議封建坐與陳叔達忿爭御前不恭免歲餘起爲晉州
都督入拜太常卿遷御史大夫參預朝政瑀論議明辯然不能容
人短意或褊駁不通而向法深房玄齡魏徵溫彥博頗裁正之其
言多黜瑀亦不平會玄齡等小過失瑀即痛劾不報由是自失罷
爲太子少傅加特進復爲太常卿拜河南道巡省大使九年復參
預政事帝嘗曰武德季太上皇有廢立議顧朕挾不賞之功於昆
弟弗見容瑀於爾時不可以利怵死懼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
知勁草版蕩識誠臣又曰公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太明或
有時而失瑀頓首謝曰旣蒙敎又許以忠亮雖死日猶生年也魏

徵曰臣有逆衆持法主恕之以公孤特守節主恕之以介昔聞其言乃今見之使瑀不遇陛下庸能自保邪晉王爲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三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所取法乃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師答拜每門讓乃入師坐然後坐書前後著名稱惶恐瑀素貴但中狹每燕見輒言玄齡輩朋黨盜權若膠固然特未反耳帝曰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頓憒憒否因爲瑀曉解瑀以帝有所偏信帝積久亦不平瑀好浮屠法間請捨家爲桑門帝許之矣復奏自度不能爲又足疾不入謁帝曰瑀豈不得其所邪乃詔奪爵下除商州刺史未幾復其封加特進卒年七十四遺命斂以單衣無卜日詔贈司空荆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常謚曰肅帝以其性忌改謚貞褊子鋭尚襄城公主爲太常少卿

鈞瑀從子有才學永徽中累遷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左武候屬盧文操踰垝盜庫財高宗以其職主幹當自盜罪死鈞曰囚罪誠

死然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人帝曰具諫議也詔原死太常工爲官人通訊遺詔殺之且附律鈞言禁當有漸雖附律工不應死帝曰如姬竊符朕以爲戒今不濫工死然喜得忠言即宥工徙遠裔終太子率更令子璀爲渝州長史居母喪以毀卒

鈞兄子嗣業少從煬帝后入突厥貞觀九年歸以其知虜曲折詔領突厥衆擢累鴻臚卿兼單于都護府長史調露中突厥叛嗣業與戰敗績高宗責曰我不殺薛仁貴郭待封故使爾至此然爾門與我家有雅舊故貸死乃流桂州

嵩璀子貌偉秀美須髯始娶會稽賀晦女僚婿陸象先宰相子時爲洛陽尉已有名士爭往交而嵩汨汨未仕人不之異夏榮者善相謂象先曰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蕭郎位高年艾舉門蕃熾時人不許神龍元年始調洛州參軍事桓彥範爲刺史待以異禮河北黜陟使姜師度表爲判官開元初擢中書舍人時崔琳王丘齊澣皆有名以嵩少術學不以輩行許也獨姚崇稱其遠到

歷宋州刺史遷尚書左丞十四年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既
赴軍有詔供帳餞定鼎門外玄宗賦詩勞行會吐蕃大將悉諾
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回紇又殺涼州守
將王君㚟河隴大震帝擇堪任邊者徙嵩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
封蘭陵縣子嵩表裴寬郭虛己牛仙客置幕府以建康軍使張守
珪爲瓜州刺史戸樹陴塢懷保邊人於時悉諾邏恭祿威慴諸部
吐蕃倚其健噬邊嵩乃縱反間示疑端賛普果誅之使悉末明攻
瓜州守珪拒其力虜引卻會鄯州都督張志亮破賊青海西嵩又
遣副將杜賓客率彊弩四千與吐蕃戰祁連城下自晨鬬迄晡乃
大潰斬一將虜哭震山谷露布至帝大悅授嵩同中書門下三品
又官一子恩顧第一十七年進兼中書令自張說罷宰相令缺四
年嵩得之然常遥領河西節度在公愼密人莫見其際子衡尚
新昌公主嵩妻入謁帝呼爲親家儀物貴甚俄封徐國公初裴光
廷與嵩數不協光廷卒帝委嵩擇相嵩推韓休及休同位峭正不

相假至校曲直帝前嵩慙乞骸骨帝慰之曰朕未猒卿何庸去乎嵩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未猒得以乞身有如猒臣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帝爲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未能決第歸夕當有詔俄遣高力士詔嵩曰朕將爾留而君臣誼當有始有卒者乃授尚書右丞相與休皆罷是日荊州進黃甘帝以紫帉包賜之擢子華給事中久之進太子太師而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坐賂中人牛仙童得罪李林甫素忌嵩因言嵩嘗以城南墅遺仙童貶青州刺史尋復拜太子太師固請老見許嵩退脩蒔園區優游自怡家饒財而華爲工部侍郎銜以尚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士豔其榮天寶八載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華謹重方雅有家法嗣爵天寶末爲兵部侍郎祿山亂陷賊逼守魏州郭子儀攻安慶緒於相州華閒道奉表欲舉魏以應爲賊所執會崔光遠得魏州破械出之魏人德華庇免爭來詣光遠乞留有詔即授刺史思明反子儀懼復失華乃表崔光遠代之而召

置軍中相州兵潰華還朝猶以汙賊降試秘書少監稍遷尚書
右丞擢河中晉絳節度使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輔國怨會肅宗大漸矯詔罷華
爲禮部尚書引元載以代方代宗諒闇載助輔國貶華爲峽州司
馬卒二子恒悟

復字履初衡子生戚里嫺從豪汰以服御輿馬相夸復常衣垢弊
居一室學自力非名士夙儒不與游以清操顯華毎歎曰此子當
興吾宗推主蔭爲宮門郎廣德中歲大饑家百口不自振議鬻
昭應墅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弟紘說曰以君才宜在左右胡不以
墅奉丞相取右職復曰鬻先人墅以濟孀單吾何用美官使門內
餒且寒乎縉憾之由是廢數歲乃歷歙池二州刺史治狀應條遷
湖南觀察使改同州刺史歲歉州有京畿觀察使儲粟復輒發以
貸人有司劾治詔削階停刺史或弔之復曰苟利於人胡貴之辭
久乃拜兵部侍郎晉王爲襄漢元帥進復戶部尚書統軍長史舊

制謂行軍長史德宗以復父諱更之未行扈狩奉天帝惡庫隘欲西如鳳翔依張鎰復曰鳳翔乃泚舊兵今泚悖亂當有同惡者雖鎰臣畏不免帝曰朕業行留一日以驗爾言俄而鎰爲李楚琳所害於是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嘗言艱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權望大重是曹正可委宮掖事兵要政機臣使參領帝不聽又言陛下厥初清明自楊炎盧杞放命穢盛德播越及兹今阽于危當懲乂前敗因述君臣大端即自言若使臣依阿偷免不敢當宰相杞對上或諂諛阿匼復厲言杞詞不正帝色眙謂左右曰復慢我因詔復充山南江淮湖南嶺南等道宣撫安慰使輿元初進門下侍郎初淮南陳少游左附李希烈而張鎰判官韋皐殺邠隴叛卒不應楚琳復還執政建言陛下反正功臣已貴矣唯甄善汰惡爲未明少游位將相首臣賊皐名淺官下獨挺挺抗忠如以皐代少游則天下瞭然知逆順之理帝許之復出中官馬欽緒揖宰相劉從一附耳語既而從一密諗復曰有詔與公議向所奏不

欲李勉盧翰聞知復曰堯舜有僉曰之言朝廷大事尚當謀及公卿如勉等非其人當罷去既曰宰相而謀議可獨避之乎今與公行此或可第恐寖以生常政由是敝從一以聞帝不悅復辭疾上政事許之弟升尚郜國大長公主肅宗女也升早卒主以蠱事再得罪廢諸子悉逐醜地女為皇太子妃太子請離婚帝銜曩恨故復坐是檢校太子左庶子廢居饒州貞元四年卒年五十七復望閥高華厲名節不通狎流俗及為相臨事嚴方數咈帝意故居位亟解然性孝友既貶晏然口未嘗言所累復子湛湛子賁咸通中位宰相無顯功史逸其傳

俛字思謙恒子貞元中及進士第又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拜右拾遺元和六年召為翰林學士凡三年進知制誥會張仲方以李吉甫數調發疲天下訾其謚憲宗怒逐仲方而俛坐與善奪學士下除太僕少卿皇甫鎛薦為御史中丞鎛與令狐楚皆善俛兩人同輔政數稱其善故帝待俛厚龍袞徐國公穆宗立逐鎛議所以

代者楚薦之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吐蕃
寇涇州調兵護邊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俛曰兵凶器聖人不得
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招
懷後掩襲故有不殺厲不禽二毛不犯田稼其救人如免水火此
必勝術也若乃以小不忍輕任干戈師曲而敵怨非徒不勝又將
自危是以聖王慎於兵帝重其言嘗詔俛撰王承宗先銘俛奏
承宗比不臣迷而後復臣不忍稱道其先又辭成嘗有餉謝拒之
則非朝廷撫納意受之臣誼不當取帝善而止令狐楚罷執政西
川節度使王播賂權幸求宰相俛劾播纖佞不可污台宰帝不許
自請罷冀有感寤帝亦不省俄罷爲尚書右僕射用播爲鹽鐵
使後卒相俛自謂輔政淺固辭僕射換吏部尚書又避選事從兵
部移病求分司不許授太子少保爲同州刺史復以少保分司東
都性簡絜以聲利爲汙疾邪太甚孤特一槩故輕去位無所藉文
宗即位召授少師稱疾力不拜乃還左僕射許致仕莊恪太子時

議選舊德保輔東宮復以少師召輒上還制書堅辭即遷太子太傳優詔褒尚開成初弟倣爲楚州刺史召見帝曰俛先帝賢宰相筋力未衰可一來爾善道朕意乃以詔書并絹三百因倣致之俛終不起以壽卒毋喜賢明治家嚴俛雖宰相侍左右如褐衣時居喪哀毀既老家於洛歲時賓客請謝以爲煩乃舍濟源墅自放山野優游窮年然其居位頗介謹持法重名器狹於用人每除吏常憂不稱鮮有簡拔穆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遂議太平事以爲武不可黷勸帝偃革尚文乃密詔天下鎭兵十之歲限一爲逃死不補謂之銷兵既而籍卒逋亡無生業曹聚山林間爲盜賊會朱克融王廷湊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充乃召募市人烏合戰輒北遂復失河朔矣

贊曰俛議銷兵寧不野哉當此時河朔雖挈地還天子而悍卒頑夫開口仰食者故在彼皆不能自返於本業者也又朱克融等客長安餓且死不得一官而俛未有以措置便欲去兵使羣臣失職

一日叫呼其從如市幽魏相挻復爲賊淵可謂見豪末而不察輿
薪矣宰相非其人禍可旣乎

倣字思道悟子大和中擢進士第除累給事中宣宗力治喜直言
嘗以李璲爲嶺南節度使使者已賜節而倣封還詔書帝方作樂
不暇命使遣優工趣出追之未及璲所而還後以封敕脫誤法當
罰侍講學士孔温裕曰給事中駁奏爲朝廷論得失與有司奏事
不類不應罰詔可令狐綯用李琢經略安南琢以暴沓免俄起爲
壽州團練使倣劾奏琢無所回時推其直自集賢學士拜嶺南節
度使南方珍賄叢夥不以入門家人病取槁梅於廚以和劑倣知
趣市還之咸通初爲左散騎常侍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引桑門
入禁中爲禱祠事數幸佛廬廣施予倣諫以爲天竺法割愛取滅
非帝王所尚慕今筆梵言口佛音不若懲謬賞濫罰振殃祈福況
佛者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帝雖昏縱猶嘉歎其言後官數遷拜
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壞西北防倣徙其流遠去樹堤

自固人得以安以兵部尚書再判度支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司空蘭陵縣侯時天下盜起宦人持兵柄倣以鯁正爲權近所忌卒年八十子廩字富侯第進士遷尚書郎倣領南海解官徃侍爲人退約少合南海多穀紙倣敕諸子繕補殘書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齎必貯以囊笥貪者伺望得無葸茲嫌乎倣曰善吾思不及此乃止廣明初以諫議大夫知制誥請厲止夜行以備賊謀出太倉粟賤估以濟貧民俄遷京兆尹田令孜養子有罪亡擊捕吏繫獄請救踵門廩不納杖殺之内外畏讋令孜拒黄巢以廩爲糧料使辭疾貶賀州司戶參軍事會襄王熅據挈族逃河朔鎮冀節度使王鎔厚禮之光化中以給事中召不至卒

遘字得聖眞子咸通中擢進士第辟節度府入朝拜右拾遺與韋保衡聯第而遘姿寓秀偉氣孤峻嘗慕李德裕爲人保衡才下諸儒靳薄之不甚齒獨呼遘太尉保衡憾焉於是保衡已爲相撫

遘罪繇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瞑若有人謂曰公無恐子為公呵衛遘悅悟俄謁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睹異之未幾保衡死召為禮部員外郎乾符中累擢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僖宗入蜀以兵部判度支次緜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王鐸主貢舉而得遘及是與鐸並位鐸年老嘗入對踣殿中遘掖起之帝喜曰遘善事長大臣和予之幸也遘曰不止以長乃鐸門生帝笑曰鐸選士朕選宰相卿無負我遘頓首謝從還京師累拜司空封楚國公遘負大節以王佐自任既當國風采峭整天子器之時藩鎮多興於盜賊橫放莫能制權綱稚弛支詳在徐州引散騎常侍李損子凝吉為佐會牙將時溥逐詳而取節度溥為饗幹所毒不死或譖凝吉為詳報仇者溥怒殺之損時在朝溥即上言損連謀請幷誅田令孜受溥金劾損付御史獄中丞盧渥傅成其罪御史王華嫉惡甚表損不知狀令孜請移神策獄華不奉詔奏言損近臣法當死即死獨不宜取辱於宦人手遘即時叩延

英爭曰凝吉以冤就屠巳不可言損與子音問不接且數朞安得
謂同謀哉溥恃功壞天子法請案近臣卑侮王室有無將之萌令
損可無罪誅禍且及臣輩帝寤止免官當此時令孜持禁軍權
寵可炙公卿無不附順唯遣未嘗少下後令孜取安邑池鹽給衛
軍王重榮固爭乃徙重榮它鎮不受詔令孜以兵討之重榮引沙
陀拒王師王師敗逐而西帝驚幸鳳翔諸節度共劾令孜生事離
間大臣遣素惡之與裴澈計共召朱玫於邠玫起邠兵五千奉迎
與沙陀等連和令孜迫帝幸陳倉夜出百官不及從玫怒令孜
弁望帝不諒其心謂遣曰上奔播六年中原之人與賊肝髓流野
得復宗廟遺老殘民聞輿馬音流涕相歡上曾不念以諸侯勤
王功為敕使之寵今姦臣為國產怨我奉命而來返以為脅君羣
臣報國極矣戰力殫矣尚能垂頭塌翅求生於黃門哉喪君有君
公其圖之遣曰上無負天下顧為令孜掣制每言必涕數行下陳
倉之行又劫於兵公誠有憂王室意宜還藩奉表請天子復國策

無宜此玫曰諸王才可任天下者不乏遘曰人非伊霍欲為禍首未或利也玫退曰我擇一王為帝違者斬尚何事乃立嗣襄王熅而召遘作冊遘苦辭玫更委鄭昌圖滋恨遘及還長安使昌圖相熅罷遘為太子太保移疾不出方其弟遽為永樂令往從之帝還宮宰相孔緯與遘雅隙乃劾嘗為僞臣即賜死其所實光啓三年遘見柄任凡五朞行完而材遂世多故召復臣以濟亂身汙僞署不得其死人為哀之

定字梅臣瑀曾孫以蔭起家陜州參軍事金城丞莅事清挺選補黜陟使裴遵慶表為判官還調萬年主簿歷左右司郎中為元載所惡外遷袁潤等六州刺史大曆中有司差天下刺史治最定與常州蕭復豪州張鎰為第一而劭桑稼均賦稅業徠游口在鎰復右遷戶部侍郎太常卿朱泚反詭姓名為張誕匿里中與蔣沇不󠄀浼于賊事平擢太子少師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太師

贊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寖微而亡故餘

祉及其後裔自瑀逮遘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蕭瑀列傳第二十六

岑虞李褚姚令狐列傳第二十七　　唐書一百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祖善方後梁吏部尚書更家江陵父之象仕隋爲邯鄲令坐爲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冤辨對哀暢無所詘衆屬目命作蓮華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性沈敏有姿儀善文辭多所貫綜郡舉秀才不應蕭銑僭號召爲中書侍郎主文記河間王孝恭平荊州其下欲掠奪文本說孝恭曰自隋無道四海救死于頸以望眞主蕭氏君臣決策歸命者意欲去危就安大王誠縱兵剽係恐江嶺以南向化心沮狼顧麕驚不如厚撫荊州勸未附陳天子厚惠誰非王人孝恭善之遽下令止侵略署文本別駕從擊輔公祏典檄符進署行臺考功郎中貞觀元年除祕書郎兼直中書省太宗既藉田又元日朝羣臣文本奏藉田三元頌二篇文致華贍李靖復薦于帝擢中書舍人

時顏師古爲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
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敕吏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
授成無遺意師古以譴罷溫彥博爲請帝曰師古練時事長於
文誥人少逮者幸得復用帝曰朕自舉一人公毋憂乃授文本侍
郎專典機要封江陵縣子是時魏王泰有寵侈第舍冠諸王文
本上疏勸崇節儉陳嫡庶分宜有抑損帝善之賜帛三百段諭
年爲令從伐遼東事一委倚至糧漕最目甲兵凡要料配差序籌
不廢手由是神用頓耗容止不常帝憂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
與同返矣至幽州暴病帝臨視流涕卒年五十一是夕帝聞夜嚴
曰文本死所不忍聞命罷之贈侍中廣州都督謚曰憲陪葬昭
陵始文本貴常自以興孤生居處卑室無茵褥幃帟事母以孝
顯撫弟姪篤恩義生平故人雖羈賤必鈞禮帝每稱其忠謹吾親
之信之晉王爲皇太子大臣多兼宮官帝欲文本兼攝辭曰臣守
一職猶懼其盈不願希恩東宮請一心以事陛下帝乃止但詔五

曰一參東宫毋進見太子荅拜始為中書令有憂色毋問之荅曰非勲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或勸其營產業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產業邪故口未甞言家事既任職久賚錫豐饒皆令弟文昭主之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悦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外出母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召文昭讓敕卒無過孫羲從子長倩

羲字伯華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坐伯父長倩貶郴州司法參軍遷金壇令時弟仲翔為長洲令仲休為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毋遺江東三岑乃薦羲為汜水令武后令宰相舉為員外郎者韋嗣立薦羲且言惟長倩為累久不進后曰羲誠材何諉之拘即拜天官員外郎於是坐親廢者皆得援而進

矣俄爲中書舍人中宗時武三思用事敬暉欲上表削諸武封王者衆畏三思不敢爲草獨義爲之詞誼勁切由是下遷祕書少監進吏部侍郎時崔湜鄭愔及大理少卿李元恭分掌選皆以賄聞獨義勁廉爲時議嘉仰帝崩詔權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爲陜州刺史再遷戸部尚書景雲初復召同三品進侍中封南陽郡公初節愍太子之難冉祖雍誣帝及太平公主連謀賴義與蕭至忠保護得免義監脩中宗實録自著其事帝見之賞歎賜物三百段良馬一匹下詔褒美時義兄獻爲國子司業仲翔陜州刺史仲休商州刺史兄弟子姪在清要者數十人義歎曰物極則反可以懼矣然不能抑退坐豫太平公主謀誅籍其家

長倩少孤爲文本鞠愛永淳中累官至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垂拱初自夏官尚書遷内史知夏官事俄拜文昌右相封鄧國公武后擅位喜符瑞事羣臣爭言之長倩懼開亦開陳請

改皇嗣為武氏且為周家儲貳后順許賜實封戶五百加特進輔國大將軍鳳閣舍人張嘉福洛州民王慶之建請以武承嗣為皇太子長倩謂皇嗣在東宮不宜更立與格輔元不署奏請切責嘉福等和州浮屠上大雲經著革命事后喜始詔天下立大雲寺長倩爭不可繇是與諸武忤罷為武威道行軍大總管征吐蕃未至召還下獄來俊臣脅誣長倩與輔元歐陽通數十族謀反斬于市五子同賜死發暴先墓睿宗立追復官爵備禮改葬輔元者汴州浚儀人父處仁仕隋為剡丞與同郡王孝逸繁師元靖君亮鄭祖咸鄭師善李行簡盧協皆有名號陳留八俊輔元擢明經累遷殿中侍御史歷御史中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既持承嗣不可遂及誅子遵亦舉明經第為太常寺太祝亡命匿中牟十餘年神龍初訴父冤擢累贊善大夫輔元兄希元洛州司法參軍同章懷太子注范曄後漢書者

虞世南越州餘姚人出繼叔陳中書侍郎寄之後故字伯施性沈

靜寡欲與兄世基同受學于吳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
不盥櫛文章婉縟慕僕射徐陵陵白以類己由是有名陳天嘉中
父荔卒世南毀不勝喪文帝高荔行知二子皆博學遣使至其家
護視召為建安王法曹參軍時寄陷於陳寶應世南雖服除仍衣
布飯蔬寄還乃釋布噉肉至德初除西陽王友陳滅與世基入隋
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贍博不及也俱名重當時故議者方
晉二陸煬帝為晉王與秦王俊交辟之大業中累至秘書郎煬帝
雖愛其才然疾峭正弗甚用為七品十年不徙世基佞敏得君日
貴盛妻妾被服擬王者而世南躬貧約一不改宇文化及已弒帝
間殺世基而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能得自是哀毀骨立從至聊
城為竇建德所獲署黃門侍郎秦王滅建德引為府參軍轉記室
遷太子中舍人王踐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已
衰老屢乞骸骨不聽遷太子右庶子固辭改秘書監封永興縣子
世南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太宗嘗曰朕與世

南商略古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乃如此貞觀八年進
封縣公會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帝憂之以問世
南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問焉伯宗曰國主山川故山
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
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
水大出詔郡國無來貢施惠天下遠近洽穆亦不爲災後漢靈帝
時青蛇見御坐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廟蛇宜
在草野而入市此所以爲怪耳今蛇見山澤適其所居又山東淫
雨江淮大水恐有冤獄枉繫宜省錄累囚庶幾或當天意帝然之
於是遣使賑飢民申挺獄訟多所原赦後星孛虛危歷氐餘百日
帝訪羣臣世南曰昔齊景公時彗見公問晏嬰嬰曰公穿池沼畏
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爲戒耳景公懼
而脩德後十六日而滅臣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
而自驕愼終于初彗雖見猶未足憂帝曰誠然吾良無景公之

過但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爲是乎秦始皇剗除六國隋煬帝有四海之富卒以驕敗吾何得不戒邪高祖崩詔山陵一準漢長陵故事厚送終禮於是程役峻暴人力告弊世南諫曰古帝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大光顯以榮其親然高墳厚隴寶具珍物適所以累之也聖人深思遠慮安於菲薄爲長久計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劉向上書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之一以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方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爲壽陵作終制曰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寢殿園邑棺槨足

以藏骨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者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為戮屍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陛下之德堯舜所不逮而俯與秦漢君同為奢泰此臣所以尤戚也今為丘隴如此其中雖不藏珍寶後世豈及信乎臣愚以為霸陵因山不起墳自然高顯今所卜地勢即平宜依周制為三仞之墳明器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事訖刻石陵左以明示大小高下之式一藏宗廟為子孫萬世法豈不美乎書奏未報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今以數月之程課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不亦勞矣漢家大郡戶至五十萬今人眾不逮往時而功役一之此臣所以致疑也時議者頗言宜奉遺詔於是稍稍裁抑帝嘗作宮體詩使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

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耳賜帛五十匹
帝數出畋獵世南以爲言皆蒙嘉納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於
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帝每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
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世南始學書於浮屠智永究
其法爲世秘愛十二年致仕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如故
祿賜防閤視京官職事者卒年八十一詔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
諡曰文懿帝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
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後帝
爲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
將何所示邪敕起居郎褚遂良即其靈坐焚之後數歲夢進讜
言若平生翌日下制厚卹其家子昶終工部侍郎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趙
以百藥名之七歲能屬文父友陸乂等共讀徐陵文有刈琅邪之
稻之語歎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鄅子藉稻杜預謂在琅邪客

大驚號奇童引蔭補三衛長乃性跅弛喜劇飲開皇初授太子通事舍人兼學士被讒輒謝病去十九年召見仁壽宮襲父爵安平公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愛其才署禮部員外郎奉詔定五禮律令陰陽書初以疾去舍人也煬帝在楊州召不赴銜之及即位奪爵爲桂州司馬官廢還鄉里大業九年戍會稽管崇亂城守有功帝顧其名謂虞世基曰是子故在宜斥醜處乃授建安郡丞至烏程江都難作沈法興李子通杜伏威更相滅百藥輾側寇亂中數被僞署危得不死會高祖遣使招伏威百藥勸朝京師既至歷陽中悔欲殺之飲以石灰酒因大利瀕死既而宿病皆愈伏威詒書輔公祏使殺之爲王雄誕保護得免公祏反授吏部侍郎或謂帝百藥與同反帝大怒及平得伏威所與公祏書乃解猶貶涇州司戶太宗至涇州召與語悅之貞觀元年拜中書舍人封安平縣男明年除禮部侍郎時議裂土與子弟功臣百藥上封建論理據詳切帝納其言而止四年授太子右庶子太子數戲媟無度乃

作賛道賦以諷它日帝曰朕見卿賦述古儲貳事勸勵甚詳向任
卿固所望耳賜綵三百段遷散騎常侍進左庶子宗正卿爵爲子
久之固乞致仕帝嘗與偕賦帝京篇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老而
才之壯齒宿而意之新乎卒年八十四謚曰康百藥名臣子才行
世顯爲天下推重侍父母喪還鄉徒跣數千里服雖除容貌癯瘠
者累年好獎薦後進得俸祿與親黨共之翰藻沈鬱詩尤其所
長樵厮皆能諷之所撰齊史行於時子安期
安期亦七歲屬文父貶桂州遇盜將加以刃安期跪泣請代盜哀
釋之貞觀初爲符璽郎累除主客員外郎高宗即位遷中書舍人
司列少常伯數豫決國事帝屢責侍臣以不能進賢衆不敢對安
期進曰臣十室且有忠信天下至廣寧不爲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
進皆劾爲朋黨滯抑者未申而主薦者已訾言所以人人爭禁默以
避囂謗若陛下忘其親讎曠然受之惟才是用塞讒毀路其誰敢
不竭忠以聞上乎帝納之尋檢校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出爲

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卒謚曰烈自德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誥孫羲
仲又爲中書舍人
褚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曾祖湮父玠皆有名梁陳間亮少警
敏博見圖史一經目輒誌于心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陵與語異
之後主召見使賦詩江揔諸詞人在席皆服其工累遷爲尚書殿
中侍郎入隋爲東宮學士遷太常博士煬帝議改宗廟之制亮
請依古七廟而太祖高祖各一殿法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則
分室而祭始祖二祧不從迭毀未及行坐與楊玄感善煬帝矜己
嫉才因是亦貶西海司戶時博士潘徽貶威定主簿亮與俱至隴
山徽死爲斂瘞人皆義之後爲薛舉黃門侍郎舉滅秦王謂曰寡
人受命而來嘉於得賢公久事無道君得無勞乎亮頓首曰舉
不知天命抗王師今十萬衆兵加其頸大王釋不誅豈獨亮蒙更
生邪王悅賜乘馬帛二百段即授王府文學高祖獵親格虎亮懇
惻致諫帝禮納其言王每征伐亮在軍中嘗預秘謀有裨輔之益

貞觀中累遷散騎常侍封陽翟縣侯老于家太宗征遼子遂良從詔亮曰疇日師旅卿未嘗不在中今朕薄伐君已老俛仰歲月且三十載眷言及此我勞如何今以遂良行想君不惜一子於朕耳善居加食亮頓首謝及寢疾帝遣醫中使候問踵相逮卒年八十八贈太常卿陪葬昭陵謚曰康遂良自有傳初武德四年太宗爲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鄉儒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於是下教以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及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玄道天策倉曹參軍事李守素王府記室參軍事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顏相時著作郎攝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籤蘇勗並以本官爲學士七年收卒復召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補之凡分三番遞宿于閣下悉給珍膳每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墳籍榷略前載無常禮之間命閻立本圖象使亮爲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藏之

書府以章禮賢之重方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
劉孝孫者荆州人祖貞周石臺太守孝孫少知名大業末爲王世
充弟杞王辯行臺郎中辯降衆引去獨孝孫攀援號慟送于郊
貞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吳王友歷諮議參軍遷太子洗馬未拜
卒李玄道者本隴西人世居鄭州仕隋爲齊王府屬李密據洛
口署記室密敗爲王世充所執衆懼不能寐獨玄道曰死生有命
憂能了乎寢甚安及見世充辭色不撓釋縛爲著作佐郎東都
平爲秦王府主簿貞觀初累遷給事中姑臧縣男出爲幽州長史
佐都督王君廓專持府事君廓不法每以義裁糾之嘗遺玄道婢
乃良家子爲所掠遣去不納由是始隙君廓入朝玄道寓書房玄
齡玄齡本甥也君廓發其書不識草字疑以謀己遂反坐是流巂
州未幾擢常州刺史風績清簡下詔褒美賜繒帛久之致仕加銀
青光祿大夫以祿歸第卒李守素者趙州人王世充平召署天策
府倉曹參軍通氏姓學世號肉譜虞世南與論人物始言江左山

東尚相酬對至北地則笑而不答歎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曰倉曹此名豈雅目邪宜有以更之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爲人物志可乎時渭州刺史李淹亦明譜學守素所論惟淹能抗之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陳亡察自吳興遷京兆遂爲萬年人思廉少受漢書於察盡傳其業寡嗜欲惟一於學未嘗問家人生貲仕陳會稽王主簿入隋爲漢王府參軍事以父喪免服除補河間郡司法書佐初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死以屬思廉故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煬帝又詔與起居舍人崔祖濬脩區寓圖志遷代王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本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於王衆眙却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王至順陽閤泣辭去觀者歎曰仁者有勇謂此人乎俄授秦王府文學王討徐圓朗嘗語隋事慨然歎曰姚思廉蒙素刃以明大節古所難者時思廉在洛陽

遣使遺物三百段致書曰景想忠節義故有是贈王爲皇太子遷洗馬即位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炅顧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綜括爲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賜雜綵五百段加通直散騎常侍以藩邸恩凡政事得失許密以聞思廉亦展盡無所諱帝幸九成宮思廉以爲離宮游幸是秦皇漢武事非堯舜禹湯所爲帝諭曰朕嘗苦氣疾熱即頓劇豈爲游賞者乎賜帛五十匹拜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卒贈太常卿謚曰康陪葬昭陵孫璹

贊曰隋煬帝失德高祖總豪英興北方鼓行入關舉京師轟若震霆思廉以諸生侍房王奮然陳大義挫虓虎而奪之氣勇夫悍心褫駭自卻不敢加無禮於其君誠使有國家者舉不失義天下其何以抗之哉宜太宗之尊表云

璹字令璋少孤撫昆娣友愛力學才辯掞邁永徽中舉明經第補太子宮門郎以論撰勞進秘書郎稍遷中書舍人封吳興縣男武

后時擢夏官侍郎坐從弟敬節叛貶桂州長史后方以符瑞自神
璹取山川草樹名有武字者以爲上應國姓裒類以聞后大悅拜
檢校天官侍郎擢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永徽後左右史
唯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璹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
所言軍國政要責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
自璹始坐事降司賓少卿延載初拜納言有司以璹族犯法不可
爲侍臣者璹曰王敦犯順導典樞機嵇康被戮紹以忠死是能爲
累乎后曰此朕意卿無恤浮言證聖初加秋官尚書明堂火后欲
避正殿應天變璹奏此人火非天災也昔宣榭火周世延建章焚
漢業昌且彌勒成佛七寶臺須臾散壞聖人之道隨物示化況明
堂布政之宮非宗廟不宜避正殿貶常禮左拾遺劉承慶曰明堂
所以宗祀爲天所焚當側身思過振除前犯璹挾前語以傾后意
后乃更御端門大酺燕羣臣與相娛樂遂造天樞著已功德命璹
爲使董督之功費浩廣見金不足乃斂天下農器并鑄以功賜爵

一級后封嵩山詔璹摠知儀注爲封禪副使更造明堂又以使護
作加銀青光祿大夫大食使者獻師子璹曰是獸非肉不食自碎葉
至都所費廣矣陛下鷹犬且不蓄而厚資養猛獸哉有詔大食停
獻時九鼎成后欲用黃金塗之璹奏鼎者神器貴質朴不待外飾
臣觀其上先有五采雜耶豈待塗金爲符曜耶后乃止契丹李盡
忠盜塞副梁王武三思爲榆關道安撫使坐累下遷益州長史始
蜀吏貪暴璹擿發之無所容民負后聞降璽詔慰勞因謂左右曰
爲二千石清其身者易使吏盡清者難唯璹爲兼之新都丞朱待
辟坐贓應死待辟所厚浮屠理中謀殺璹據劒南有密告后者詔
璹窮按璹深探其獄跡疑似皆捕逮株黨牽聯數千人獄具后遣
洛州長史宋玄爽御史中丞霍獻可覆視無所翻坐沒入五十餘族
知反流徙者什八以上道路冤譟監察御史袁恕己劾奏璹獄不
平有詔勿治召拜地官冬官二尚書久之致仕卒年七十四遺令薄
葬贈越州都督謚曰成弟班

班篤學有立志擢明經歷六州刺史政皆有績數被褒賜累封宣城郡公遷太子詹事兼左庶子時節愍太子稍失道班凡四上書諫其一曰臣聞賈誼稱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天下定矣伏見內置作坊諸工伎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因為詐偽有黷盛德臣望悉出宮內造作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衣綈足革舄齊高帝開檻用銅者皆易以鐵經侯帶玉具劍環佩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劍佩去杜門不出夫聖賢以簡素為貴皇王以菲薄為德惟殿下留思恭儉損省玩好以訓天下其三曰前世東宮門閤往來皆有簿籍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姦偽乘之因緣增損近呂昇之乃代署宣敕賴殿下糾發其姦以後墨令及覆事並請內印畫署冀

免詐繆其四曰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今司經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宜視膳時奏請其人俾奉講勸夫經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諳識成敗斯急務也太子雖稱善不能用其言及敗索宮中得班諫書中宗嘉歎時宮臣皆得罪獨班擢右散騎常侍遷祕書監睿宗立拜戶部尚書所歷定州刺史尚書官皆與璹相繼卒年七十四始曾祖察嘗撰漢書訓纂而後之注漢書者多竊取其義為巳說班著紹訓以發明舊義云

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父熙隋鴻臚卿其先乃燉煌右姓德棻博貫文史大業末為藥城長屬亂不就官淮安王神通據太平宮起兵立揔管府署德棻府記室高祖入關引直大丞相府記室武德初為起居舍人遷祕書丞帝嘗問大夫冠婦人髻比高大何邪德棻對曰冠髻在首君之象也晉之將亡君弱臣彊故江左士女衣小而裳大宋武帝受命君德尊嚴衣裳隨亦變改此近事驗也帝然之方是時大亂後經籍亡散秘書湮缺德棻始請帝重購求

天下遺書置吏補錄不數年圖典略備又建言近代無正史梁陳
齊文籍猶可據至周隋事多脫捐今耳目尚相及史有所憑一易
世事皆汩暗無所掇拾陛下受禪于隋隋承周二祖功業多在周
今不論次各為一王史則先烈世庸不光明後無傳焉帝謂然
於是詔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主魏中書
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主隋大理卿崔善為中書舍人孔紹安太
子洗馬蕭德言主梁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孫祕書丞魏
徵主齊祕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文學姚思廉主陳侍中陳
叔達太史令庾儉及德棻主周整振論譔多歷年不能就罷之
貞觀三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為已詳惟五
家史當立德棻更與祕書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次周史
中書舍人李百藥次齊史著作郎姚思廉次梁陳二史祕書監魏
徵次隋史左僕射房玄齡摠監脩撰之原自德棻發之書成賜絹
四百匹遷禮部侍郎兼修國史累進爵彭城縣子轉太子右庶子

太子承乾廢坐除名爲民召拜雅州刺史又坐事免會修晉家史房玄齡奏起之預柬凡十有八人德棻爲先進故類例多所諏定除秘書少監永徽初復爲禮部侍郎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遷太常卿高宗嘗召宰相及弘文學士坐中華殿問何脩而王若而霸又當孰先德棻曰王任德霸任刑夏殷周純用德而王秦專刑而霸至漢雜用之魏晉以降王霸兩失若用之王爲先而莫難焉帝曰今茲何爲而要對曰古者爲政清心簡事爲本今天下無虞年穀豐衍惟薄賦斂省征役爲要又問禹湯桀紂所以興亡對曰傳稱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然二主惑嬖色戮諫者造炮烙之刑此所以亡也帝悅厚賜以荅其言遷國子祭酒崇賢館學士爵爲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八十四謚曰憲時又有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實皆以史學稱當世鄧世隆者相州人隋大業末王世充兄子太戍何陽引爲賓客秦王攻洛陽遣書諭太世隆報書夸慢洛陽平亡命變姓名號隱玄先生棲白鹿

貞觀初召授國子主簿與崔仁師慕容善行劉顗庾安禮敬播
俱爲修史學士世隆內負罪居不聊太宗遣房玄齡諭曰爾爲太
作書各忠其主且我爲天子尚甘心疋夫邪毋有後疑改著作佐
郎歷衛尉丞初帝以武功定天下晚始嚮學多屬文賦詩天格
贍麗意悟沖邁十三年世隆上疏請加集錄帝謙不許終著作郎

顧胤蘇州吳人父覽仕隋秘書學士胤永徽中累遷起居郎兼脩
國史以撰太宗實錄勞加朝散大夫弘文館學士論次國史加朝
請大夫封餘杭縣男終司文郎中子琮武后時爲天官侍郎同鳳
閣鸞臺平章事卒后曰琮不幸今雖不舉哀然朕以股肱特廢
視事一日

李延壽者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以脩
撰勞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大師多識前世舊事
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
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佗國略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

編年刋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旣數與論譔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遷符璽郎兼脩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段藏副秘閣仍別錄以賜皇太子云李仁實魏州頓丘人官至左史著格論通曆等書行于時

峘德棻五世孫天寶末及進士第遇祿山亂去隱南山豹林谷楊綰微時數從之游而峘博學有口辯綰爲禮部侍郎脩國史薦峘自華原尉拜右拾遺兼史職累遷起居舍人撰玄宗實錄屬起居注亡散峘裒掇詔策備一朝之遺自開元天寶間名臣事多漏略拙于取弃不稱良史大曆中以刑部員外郎判南曹遷司封郎中知制誥兼史館脩撰德宗立詔元陵制度務極優厚當竭帑藏

奉用度峘諫曰臣伏讀漢劉向論山陵之誡良史咨歎何者聖賢勤儉不作無益昔舜葬蒼梧弗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畢陌無丘壠處漢文葬霸陵不起山墳禹非不忠啓非不順周公非不悌景帝非不孝其奉君親皆以儉觳爲無窮計宋文公厚葬春秋書華元爲不臣桓魋爲石槨夫子以爲不如速朽由是觀之有德者葬薄無德者葬厚章章可見陛下仁孝切於聖心然尊親之義貴合于禮先帝遺詔送終之制一用儉約不得以金銀緣飾陛下奉先志無違物若務優厚是咈顧命斁經誼臣竊懼之今赦令甫下諸條未出望速詔有司從遺制使詔答曰朕頃議山陵荒哀迷謬以違先旨卿引據典禮非唯中朕之失亦使朕不遺君親于患敢不聞義而從奉以終始雖古遺直何以加焉峘在吏部因尚書劉晏力時楊炎爲侍郎故峘內德晏至分闕以善闕奉晏惡闕與炎炎心不平建中初峘爲禮部侍郎炎執政不爲憾炎出故宰相杜鴻漸門下其子封求弘文生以託峘峘謝使者曰得公

手署峘得以識炎不疑署送之峘即日奏言宰相迫臣以私從之
負陛下不從則害臣帝以詰炎炎具道所以然帝怒曰此姦人無
可柰何欲殺之炎苦救解乃貶衡州別駕遷刺史李泌執政召拜
太子右庶子復為脩撰性愎且介人人與為怨孔述睿同脩史峘
忿細故數侵之述睿長者無所校貞元五年坐守衡州冒前刺史
戶口為己最竇參素惡之貶吉州別駕稍遷刺史齊映為江西觀
察使按部及州峘輕映後出先至宰相今雖屬刺史自挾所以過
映者至迎謁頗快快以語其妻妻曰君自視何如人以白頭走小
生前君不以此見映雖黜死我無憾映至峘入謁從容步進不袜
首屬戎器映以為恨去至府摘峘舉奏前刺史過失無狀不宜按
部貶衢州別駕刺史田敦峘門生也與峘眛生平至是迎拜分俸
半以賙給之在衢十年順宗立以秘書少監召未至卒初受詔撰
代宗實録未就會貶詔聽在外成書元和中其子太僕丞丕獻之
以勞贈工部尚書

贊曰文本才猷世南鯁諤百藥之持論亮思廉之邃雅德棻之辭章皆治世華采而湮汩於隋光明於唐何哉蓋天下未嘗無賢以不用亡不必多賢以見用興夫典章圖史有國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敗陳諸前而爲之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發其議而後唐之文物粲然誠知治之本歟

岑虞李褚姚令狐列傳第二十七

蘇韋孫張列傳第二十八　唐書一百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蘇世長京兆武功人祖彤仕後魏通直散騎常侍父振周宕州刺史建威縣侯世長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荅曰爲國者不敢侮於鰥寡爲政以德帝曰善使卒學虎門館父死王事有詔襲爵世長號踊不自勝帝顀然改容入隋爲長安令數條上便宜大業末爲都水少監督漕上江會煬帝被弒發喪慟聞行路更爲王世充太子太保行臺右僕射與世充兄子弘烈及其將豆盧行褒戍襄陽高祖與之舊數遣使者諭降輒殺之洛陽平始與弘烈歸帝誅褒而誚世長頓首謝曰古帝王受命以比逐鹿一人得禽萬夫斂手豈有獲鹿後忿同獵者問爭肉罪邪今陛下應天順民安可忘管仲雍齒事且武功舊人亂離以來死亡略盡唯臣得見太平若殺之是絕其

類帝笑釋之授玉山屯監引見玄武門與語平生謂之曰卿自謂佞邪直邪對曰愚且直帝曰若直者何爲背賊歸我對曰洛陽平天下爲一臣智窮力屈乃歸陛下使世充不死臣據漢南尚爲勍敵帝大笑嘲曰何名長而意之短口正而心之邪世長曰名長意短誠如聖旨口正心邪不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侯之臣舉山南以歸唯蒙屯監帝悅拜諫議大夫從獵涇陽大獲帝入旌門詫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機事游獵不滿十旬未爲樂也帝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邪曰爲臣計則狂爲陛下計忠矣時武功郿新經突厥寇掠鄉聚凋虛帝將遂獵武功世長諫曰突厥向盜劫人陛下救䘏之言未出口又獵其地殆百姓不堪所求帝不聽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煬帝作邪何雕麗底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詭云煬帝邪對曰臣但見傾宮鹿臺非受命聖人所爲者陛下武功舊第繞蔽風雨時以爲足今天下厭隋之侈以歸有道陛下宜刈奢侈

復朴素今乃即其宮加雕飾焉欲易其亂得乎帝咨重其言歷陜州長史天策府軍諮祭酒引爲學士貞觀初使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屈拒卻賂遺朝廷壯之出爲巴州刺史舟敗溺死世長有機辯淺于學嗜酒簡率無威儀初在陜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于廛五伯疾其詭鞭之流血世長不勝痛呼而走人笑其不情子良嗣高宗時爲周王府司馬王年少不法良嗣數諫王以法繩府官不職者甚見尊憚帝異之遷荆州長史帝遣宦者采怪竹江南將蒔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至荆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嬰取竹弃之徙雍州時關內饑人相食良嗣政上嚴毋盜發三日內必禽號稱神明垂拱初遷冬官尚書拜納言封溫國公留守西京嘗遇尤渥尚方監裴匪躬案諸苑建言鬻苑果蔬儲利佐公上良嗣曰公儀休一諸侯相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遂止遷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遇薛懷義于朝懷義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

行來毋犯之載初元年罷左相加特進仍知政事與韋方質素不平方質坐事誅引逮之后辨其非良嗣悖謝不能興輿還第卒年八十五詔百官往弔贈開府儀同三司益州都督始良嗣爲洛州長史坐僚壻累下徙冀州刺史其人往謝良嗣色泰定曰初不聞有累在荆州時州有河東寺本蕭詧爲兄河東王所建良嗣曰江漢間何與河東乎奏易之而當世恨其少學云子踐言官太常丞爲酷吏所陷死嶺南削父爵沒其家神龍元年復贈司空以踐言子務元襲爵終邠王府長史

從孫弁字元容擢進士調奉天主簿德宗出狩而縣令計事在府官屬皆惶恐欲遁走弁曰昔肅宗幸靈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坐伏匿斬以徇諸君知之乎衆乃定車駕至儲偫畢給帝嘉之試大理司直朱泚平進監察御史擢累倉部郎中判度支案裴延齡死帝召弁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位郎中上知度支有副自弁始弁通學術吏事精明承延齡後平賦緩

役略煩苛人賴其寬以之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改太子詹事舊制詹事位在太常宗正卿下御史中丞竇參卑之徙班河南太原尹下弁造朝輒就舊班有司疑詰給曰我已白宰相復舊班殿中侍御史鄭儒立劾奏待罪金吾有詔原罪坐前以府粟給邊貶汀州司戶參軍是時兄袞為贊善大夫晃京兆士曹參軍以弁故貶袞永州晃信州司戶參軍袞年老瞑不能視帝閔之聽還又有稱晃才者帝悔不用而袞以老先還重追晃更問大臣昆弟可任者左右以王紹之兄紓韓皐之兄羣對帝乃擢紓右補闕羣考功員外郎晃遂不復用數年起弁為滁州刺史卒弁聚書至二萬卷手自讎定當時稱與祕府埒弁之判度支方大旱州縣有逋米斷貞元八年以前凡三百八十萬斛人亡數在弁奏請出以貸貧民至秋而償詔可當時識其囿君云

韋雲起京兆萬年人隋開皇中以明經補符璽直長嘗奏事文帝前帝曰外事不便可言之時兵部侍郎柳述侍雲起即奏述性豪

侈未嘗更事特緣主壻私握兵要議者謂陛下官不擇賢此不便
者帝顧述曰雲起言而藥石也可師之仁壽初詔百官舉所知述
舉雲起通事舍人大業初改謁者建言今朝廷多山東人自作門
戶附下罔上爲朋黨不抑其端必亂政因條陳姦狀煬帝屬大理
推究於是左丞郎蔚之司隸別駕郎楚之等皆坐免會契丹寇營
州詔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
離爲二十屯屯相聯絡四道並引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
走馬三諭五復之旣而紇斤一人犯令即斬以徇於是突厥酋長
入謁者皆膝而進莫敢仰視始契丹事突厥無閒且不虞雲起至
旣入境使突厥紿云詣柳城與高麗市易敢言有隋使在者斬契
丹不疑因引而南過賊營百里夜還陣以遲明掩擊之獲契丹
男女四萬以女子及畜產半賜突厥男子悉殺之以餘衆還帝大
喜會百官於廷曰雲起將突厥兵平契丹以奇用師有文武才朕
自舉之拜治書御史因劾奏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怙

寵放命四方有變不以聞聞不以實朝議少賊不多發兵官兵少
賊衆數見敗北賊氣日張請付有司案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
訾言大臣毀朝政所言不情貶大理司直帝幸江都請告歸高祖入
關上謁長樂宮授司農卿陽城縣公武德初進上開府儀同三司
判農圃監時議討王世充雲起上言京師初平人未堅附百姓流
離仍歲無年盩厔司竹藍田谷口盜賊羣屯京都推剽乘夜竊發
重以梁師都嫁情北胡陰計内鈔爲腹心患釋此不圖而窺兵函
洛姦人乘虛一旦有變禍且不細臣愚以爲不若戢兵務農須關
中要安士氣餘飽然議討伐一舉可定從之會突厥入寇詔摠
寧以北九州兵禦之得一切便宜改遂州都督益州行臺兵部尚
書時僕射竇軌數奏生獠反冀得集兵以威衆雲起數持掣軌宣
言雲起通賊營私由是始隙雲起弟慶儉慶嗣事隱太子太子
死詔軌息馳驛報軌疑雲起有變陰設備乃告之雲起不信曰詔
安在軌曰公建成黨今不奉詔反明矣遂殺之初雲起師太學博

士王頗毎歎曰韋生識悟富貴可自致然疾惡甚恐不得死訖如
言孫方質光宅初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地官尚
書嘗屬疾武承嗣兄弟往候方質據牀自若或曰倨見權貴且速
禍荅曰吉凶命也丈夫豈能折節近戚以苟免邪俄爲酷吏所陷
流死儋州沒其家神龍初復官爵

孫伏伽貝州武城人仕隋以小史累勞補萬年縣法曹高祖武
德初上言三事其一臣聞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隋失
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方自謂功德盛五帝邁三王窮侈極欲使
天下士肝腦塗地戶口彈耗盜賊日滋當時非無直言之臣卒不
聞悟者君不受諫而臣不敢告之也向使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
罰時當人人樂業誰能搖亂者乎陛下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
旋跬大業以成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難也天子動則左
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凡蒐狩當順四時不可妄動且陛下即位
之明日有獻鷂者不卻而受此前世弊事柰何行之相國參軍

事盧牟子獻琵琶長安丞張安道獻弓矢並被賚賞以率士之
富何索不致豈少此物哉其二百戲散樂本非正聲隋末始見崇
用此謂淫風不得不變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稱以衣妓工待玄
武門游戲臣以爲非詒子孫之謀傳曰放鄭聲遠佞人今散妓者
匪韶匪夏請並廢之以復雅正其三臣聞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
子諸王左右執事不可不擇大抵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歌舞聲
色慢游之人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拾遺補闕決不能也汎觀前世
子姓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亂之願選賢才啓僚友之
選帝大悅即詔周隋之晚忠臣結舌是謂一言喪邦者朕惟寡德
不能性與天道然冀弼諧以輔不逮而羣公卿士罕進直言伏伽
至誠慷慨據義懇切指朕失無所諱其以伏伽爲治書侍御史賜
帛三百匹初帝授禪伏伽最先諫帝欲盡下情故不次見拔以示
羣臣是時軍興賦斂重伏伽數請蠲損帝語裴寂曰隋爲無道
主驕於上臣諂於下下上蔽蒙至身死匹夫手寧不痛哉我今不

然平亂責武臣守成責儒臣程能付事以佐不逮虛心盡下冀聞嘉言若李綱孫伏伽可謂誼臣矣俛首噤默豈朕所望哉東都平大赦天下又欲責賊支黨悉流徙惡地伏伽諫曰臣聞王者無戲言書稱爾無不信朕不食言言之不可不愼也陛下制詔曰常赦不免皆原之此非直赦有罪是亦與天下更新辭也世充建德所部赦後乃欲流徙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渠魁尚免脅從何辜且蹠狗吠堯吠非其主今與陛下結髮雅故往爲賊臣彼豈忘陛下哉壅隔故也至疏者安得而罪之由古以來何始無君然止稱堯舜者何也直由善名難得也昔天下未平容應機制變今四方已定設法須與人共之法者陛下自作須自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也自爲無信欲人之信若爲得哉賞罰之行無貴賤親疏惟義所在臣愚以爲賊黨於赦當免者雖甚無狀宜一切加原則天下幸甚又表置諫官帝皆欽納太宗即位封樂安縣男遷大理少卿帝數出馳射伏伽諫曰臣聞天子之居禁衞九重出也警入也蹕

非直尊其居處爲社稷生人計也比聞陛下走馬射帖娛悅羣臣殆非所以導養聖躬垂憲後代此直少年諸王務耳安得旣爲天子尚行之乎竊爲陛下不取帝悅曰卿能言朕失朕能改之天下庶有瘳乎後坐奏囚失免官起爲刑部郎中累遷大理卿時司農市木橦倍直與民右丞韋悰劾吏隱沒事下大理訊鞫伏伽曰緣官市貴故民直賤臣見司農識大體不見其罪帝悟顧悰曰卿不逮伏伽遠矣久之出爲陝州刺史致仕顯慶三年卒始伏伽拜御史時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臥于家無喜色頃之御史造門子弟驚白伏伽徐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以比顧雍云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仕隋爲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淸吏殺之是無天也大王即定天下無使善人解體建德命釋縛署治書侍御史不拜聞江都巳弒始爲建德黄門侍郎賊平授景州録事參軍太宗即位問以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且萬乘之尊身決庶

務曰斷十事五不中中者信善有如不中者何一日萬機積其失不亡何待若上賢右能使百司善職則高居深拱疇敢犯之隋末盜起爭天下者不十數餘皆保城邑以須有道聽命是欲背上怙亂者果鮮特人君不能安之而挺之亂也以陛下聖神跡所以危鑒所以亡日愼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善拜侍御史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玄素上書曰臣惟秦始皇帝藉周之餘夷六國統壹尊將貽之萬世及子而亡者殫嗜奔欲以逆天害人也天下不可以力勝唯當務儉約薄賦斂以身先之乃能大安今東都未有幸期前事土木感王出藩又當營構科調繁仍失疲人望一不可也陛下向平東都曾觀廣殿皆撤毀之天下翕然一口頌歌豈有初惡後靡而後好雕麗哉二不可也陛下毋言巡幸者不急之務徒爲虛費今國儲無兼年又興別都之役以產怨讟三不可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賦殫空雖蒙更生意未完定柰何營未幸之都重耗其力四不可也漢祖將都洛

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焉非不知地土中道里所均但形勝不及關
内弗敢康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俗爲日尚淺詎可東巡以揺人
心五不可也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木於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
爲轂行不數里轂輒壞别數百人齎轂自隨終日行不三十里一
材之費已數十萬工揆其餘可知已昔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
衆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役殘創之人襲亡
國弊臣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帝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
對曰若此殿卒興同歸於亂臣聞東都始平太上皇詔宫室過度
者焚之陛下謂瓦木可用請賜貧人事雖不從天下稱爲盛德今
復度而宫之是隋役又興不五六年間一捨一取天下謂何帝顧房
玄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朕營之意欲便四方百姓今玄素言如
此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苦即詔罷役賜綵二百匹魏徵名梗挺
聞玄素言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歷太子少
詹事遷右庶子時太子承乾事游畋不悅學玄素上書曰天道無

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棄之古者田三驅非以殺殺除民害也今反以獵為娛行之無常不損盛德哉傳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然則探道在學古學古在師訓孔穎達奉詔講勸宜數逮問稗萬分博選賢傑朝夕侍左右與相規摩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此則善美矣夫在人上者常求為善也然性不勝情耽惑成亂下有諛言君道乃虧古人有云勿以惡小不去善小不為禍福之來皆根於初護終若始猶懼其替始不護焉終將安歸太子不納又上書曰周公負聖人而握休吐飱下白屋況下周公之人哉殿下睿質天就尚須學以表飾之孔穎達趙弘智皆宿德鉅髦兼識政機望數召見述古今增懿明德雕蟲小技正可閒召代博弈不宜屢也騎射畋游褻戲酣歌悦耳目移情靈不可以御夫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敗德之原實在於此帝知數財正太子頗擢至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久不見賓友玄素曰宮中所見止婦人不知如樊姬等可與益聖德者幾何若無之即便詖豔嬖何足

顧哉上惟東宮之重高署賢才爲寮佐今乃不得進見將何以朝
納誨夕補遺哉太子諱其切夜遣戶奴以騎檛狙擊危脫死皆聞
宮中擊鼓叩閤正言太子出鼓對玄素破之旣不悛醜德日聞玄
素不能已上書曰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書傳所載或
遠臣請以近事喩之周武帝平山東卑宮陋食以安海內而太子
贇有穢德烏丸軌以聞帝慈仁不忍廢及踐祚狂暴日熾宗祀以
亡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衰藉女資雖無大功於人然布德
行惠上下安賴勇爲太子驕肆敗度今宮中山池殿下所親見
者也當是時自謂有太山之安詎知壬臣敢進其說哉向使動靜
有常進止有度親君子疏小人黜浮華守恭儉雖有離間烏能致
慈父之隙哉蓋積德弗純令問不著遭讒遂成其禍今上以殿
下父子親故所資用不爲限節然詔未六旬而用踰七萬驕奢之
極孰有過此龍樓望苑爲工匠之肆旣闕視膳問安之宜又無悅
學好道之實上違君父慈訓之方下有因緣覬辱之罪所施與者

不游手雜色則圖書雕鏤之人外所瞻仰此失已暴內隱密者尚可勝計哉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脩臣謂宜數進召以廣徽美今反猜嫌謂妄相推引從善若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禍可旣乎書入太子怒遣刺客伺之會宮廢玄素坐除名爲民頃之召授潮州刺史徙鄧州詑不復親近高宗時以老致仕麟德初卒始玄素與孫伏伽在隋皆爲令史太宗常問玄素宦立所來深自著斥褚遂良見帝曰君子不失言於人明主不失言於戲故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居上能禮其臣乃盡力以奉其上近世宋武帝侮斬朝臣攻其門戶至恥懼狼狽前史以爲非陛下昨問玄素在隋任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曰流外又問何曹司玄素出不能徙步顔若死灰精爽頓盡見者咸共驚怪唐家創業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竝用陛下以玄素擢任三品佐皇儲豈宜復對羣臣使辭窮負恥欲責其伏節死義安可得乎帝曰朕亦悔之伏伽雖廣坐陳說往事無少隱焉

贊曰始唐有天下懲刈隋敝數內讜言而世長等伉然獻忠時主方褒聽藉以勸天下雖觸禁忌而無忤情及禍亂已平君位尊安後者視前人之爲猶以鯁論期榮故時時遭斥讓爲所厭苦非言有巧拙所遭之時異也夫性有不可移雖堯舜弗能訓承乾之惡根著于心而歸責玄素其何救哉此士亹辭不能傅太子諒矣

蘇韋孫張列傳第二十八

于高張列傳第二十九　唐書一百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于志寧字仲謐京兆高陵人曾祖謹有功於周爲太師燕國公父宣道仕隋至内史舍人大業末志寧調冠氏縣長山東盜起棄官歸高祖入關率羣從迎謁長春宮詔授渭北道行軍元帥府記室與殷開山參謀議薛仁杲平識褚亮於囚虜中遷天策府中郎文學館學士引亮與同列貞觀三年爲中書侍郎太宗嘗宴近臣問志寧安在有司奏敕召三品志寧品第四帝悟特詔預宴因加散騎常侍太子左庶子黎陽縣公是時議立七廟羣臣請以涼武昭王爲始祖志寧以涼非王業所因獨建議違之帝詔功臣世襲刺史志寧奏古今異時慕虛名遺實患非久安計帝皆從之嘗謂志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士負之即置輔弼昔成王以周召爲師傅日聞正道習以成性今太子幼卿當輔以正道無使邪僻啓其心

勉之官賞可不次得也太子承乾數有過惡志寧欲救止之上諫苑以諷帝見大悅賜黃金十斤絹三百匹俄兼詹事以母喪免有詔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敦譬曰忠孝不兩立今太子須人教約卿彊起爲我卒輔道之志寧乃就職時太子以農時造曲室累月不止又好音樂過度志寧諫以爲今東宮乃隋所營當時號爲侈麗豈容復事磨礱彩飾於其間丁匠官奴皆犯法亡命鉗鑿槌杵往來出入監門宿衛直長千牛不得苛問爪牙在外廝役在内其可無憂乎又宮中數聞鼓聲太樂伎兒輒留不出往年口敕丁寧殿下可不思之太子不納而左右夕任宦官志寧復諫曰奄官者體非全氣專柔便佞託親近爲威權假出納爲禍福故伊戾敗宋易牙亂齊趙高亡秦張讓傾漢近高齊任鄧長顒爲侍中陳德信爲開府内預宴私外干朝政齊卒顛覆今殿下左右前後皆用寺人輕忽高班陵轢貴仕品命失序經紀不立行路之人咸以爲怪太子益不悅東宮僕御舊得番休而

太子不聽又私引突厥與相狎比志寧懷不能已上疏極言曰竊見僕寺司馭爰及獸醫自春迄夏不得番息或家有慈親以闕溫凊或室有幼弱以虧撫養殆非恕愛之意又突厥達哥支等人狀野心不可以禮教期不可以仁信待狎而近之無益今望有損盛德況引內閤中使常親近人皆震駭而殿下獨安此乎太子大怒遣張師政紇干承基往刺之二人者入其第見志寧樵然在苫塊中不忍殺乃去太子敗帝知狀謂曰聞公數諫承乾不聽公故至此是時宮臣皆罪廢獨志寧蒙勞勉晉王爲皇太子復拜左庶子遷侍中加光祿大夫進封燕國公監脩國史永徽二年洛陽人李弘泰誣告太尉長孫无忌反有詔不待時斬之志寧以爲方春少陽用事不宜行刑且誣謀非本惡逆請依律待秋分乃決從之衡山公主旣公除將下嫁長孫氏志寧以爲禮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固知遇喪須終三年春秋魯莊公如齊納幣母喪未再朞而圖婚二家不譏以其失禮明也今議者云公除從

吉此漢文創制爲天下百姓耳公主身服斬衰服可以例除情不
可以例改心喪成婚非人情所忍於是詔公主待服除乃婚拜尚
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頃之兼太子少師四年隕石十八于
馮翊高宗問曰此何祥也朕欲悔往脩來以自戒若何志寧對春
秋隕石于宋五內史過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物固有自然
非一繫人事雖然陛下無災而戒不害爲福也俄遷太傅嘗與右
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賜田志寧奏臣家自周魏來世居
關中貲業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營產土願以臣有餘賜不足者帝
嘉之分其田以與二人顯慶四年以老乞骸骨詔解僕射更拜太
子太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王皇后之廢長孫无忌褚遂良固爭
不見從志寧不敢言武后以其不右己銜之後因殺无忌坐免官
出爲榮州刺史改華州聽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幽州都督謚曰定
後追復左光祿大夫太子太師志寧愛賓客樂引後進然多嫌
畏不能有所薦達也爲士議所少凡格式律令禮典皆與論譔賞

賜以巨萬初志寧與司空李勣脩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帝曰
本草尚矣今復脩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
別録註詺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
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爲異帝曰本草別録何爲而二對
曰班固唯記黄帝内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録乃稱之世謂神農
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黄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
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佗竄記其語別録者
魏晉以來吴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爲說
故弘景合而録之帝曰善其書遂大行曾孫休烈
休烈機警融敏善文章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齊名開元
初第進士又擢制科歷秘書省正字吐蕃金城公主請文籍四種
玄宗詔秘書寫賜休烈上疏曰戎狄國之寇經籍國之典也戎之
生心不可以無備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之以史記多兵
謀諸子雜詭術也東平漢之懿戚尚不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

寇歸安可貽以經典且吐蕃之性慓悍果決善學不回若達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春秋則知用師詭詐之計深於文則知往來書檄之制此何異假寇兵資盜糧也臣聞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吴獲乘車楚屢奔命喪法危邦可取鑒也公主下嫁異國當用夷禮而反求良書恐非本意殆有姦人鬭導其中若陛下慮失其情亦不得已請去春秋夫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盛彊征伐競興情僞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有以臣召君取威定霸之事誠與之國之患也狄固貪婪貴貨易土正可錫以錦綵厚以金玉無足所求以資其智跡入詔中書門下議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識禮經孤背國恩今求哀啓顙許其降附漸以詩書陶一聲教斯可致也休烈但見情僞變詐於是乎生不知忠信節義亦於是乎在帝曰善遂與之累遷起居郎直集賢殿學士比部郎中楊國忠為宰相斥不附已者出為中部郡太守肅宗立休烈奔行在擢給事中遷太常少卿知

禮儀事兼脩國史帝嘗謂曰良史者君舉必書朕有過失顧卿何
如對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規過於時經大盜後
史籍燔缺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録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
藏興慶宮兵興焚煬皆盡請下御史覈史館所由購府縣有得
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凡數月止獲一二篇惟韋
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中興文物未完休烈獻五代論
討著舊章天子嘉之轉工部侍郎仍脩史宰相李揆矜己護前耆
與同史任為等列奏徙休烈為國子祭酒權留史館脩撰以卑下
之休烈安然無忤意乾元初始詔百官元日冬至於光順門賀皇
后休烈奏周禮有命夫朝人君命婦朝女君自顯慶以來則天皇
后甫行此禮而命婦與百官雜處在禮不經帝罷之代宗嗣位甄
别名品元載稱其清諒拜右散騎常侍兼脩國史加禮儀使遷太
常卿累進工部尚書封東海郡公雖歷清要不治産性恭儉仁愛
無喜愠之容樂賢下善推轂士甚衆年老篤意經籍耆學不猒

妻韋卒天子嘉休烈父子著儒行詔贈韋國夫人葬給鹵簿鼓吹歲中休烈亦卒年八十一帝爲歎息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元遣謁者就第宣慰爲儒者榮二子益肅及休烈時相繼爲翰林學士益天寶初及進士第肅終給事中贈吏部侍郎肅子敖字蹈中擢進士爲秘書省校書郎楊憑李鄘呂元膺相繼辟幕府元和初拜監察御史五遷至右司郎中進給事中左拾遺龐嚴爲元稹李紳所厚與蔣防俱薦爲翰林學士李逢吉誣紳罪逐之而出嚴爲信州刺史防汀州刺史敖封還詔書揩紳意申嚴枉及駁奏下乃論貶嚴太輕衆皆嗤誚逢吉乃厚敖二遷至戶部侍郎出爲宣歙觀察使敖脩謹家世用文學進初爲時所稱及居官無所建明不遻物以自容名益減卒贈禮部尚書四子球珪瓌琮皆清顯琮知名龐嚴者字子肅壽州壽春人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策第一拜拾遺辭章峭麗累遷駕部郎中知制誥坐累出復入稍遷太常少卿大和五年權京兆尹彊幹不阿貴勢然貪利溺聲色卒于官

琮字禮用落魄不事事以門資爲吏久不調駙馬都尉鄭顥獨器之宣宗詔選士人尚公主者顥語琮曰子有美才不飾細行爲衆毀所抑能爲之乎琮許諾中書舍人李潘知貢舉顥以琮託之擢第授左拾遺初尚永福公主主未降食帝前以事折匕箸帝知其不可妻士大夫更詔尚廣德公主咸通中以水部郎中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閱五月轉兵部侍郎判戶部八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爲韋保衡所構檢校司空山南東道節度使三貶韶州刺史保衡敗僖宗以太子少傅召未幾復爲山南節度使入拜尚書右僕射黃巢陷京師以病臥家巢欲起爲相琮辭疾賊迫脅不止乃曰吾死在旦夕位宰相義不受汙賊遂害之

高馮字季輔以字行德州蓨人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爲汲令縣人反城應賊殺元道季輔率其黨與縣人戰禽之斬首以祭賊衆畏伏更歸附之至數千人俄與武陟李厚德將其衆降授陟州總管府戶曹參軍貞觀初拜監察御史彈治不避權要累

轉中書舍人列上五事以為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何哉蓋謀猷之臣臺閣之吏不崇簡易而昧經遠故設憲者以深刻為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為益國如尚書八坐人主所責成者也宜擇溫厚循潔者任之敦樸素革浮偽使家識慈孝人知廉恥過行者被嗤於鄉不服者蒙擯於親自然禮節興矣陛下身帥節儉而營繕未息工匠不能給驅使又和雇以重勞費人主所欲何求而不得願愛其財毋使殫惜其力毋使弊畿內數州京師之本土狹人庶儲畜少而科役多宜蒙優貸令得休息彊本弱支之義也至江南河北人頗紓閑宜為差等均量勞逸公侯勳戚之家邑入俸稍足以奉養而貸息出舉爭求什一下民化之競為錐刀宜加懲革今外官卑品皆未得祿故饑寒之切夷惠不能全其行為政之道期於易從不恤其匱而須其廉正恐巡察歲出輶軒繼軌而侵漁不息也宜及戶口之繁倉庾且實稍加稟賜使得事父母養妻子然後督責其效則官人畢力矣密王元曉等俱陛下懿親當正其禮比見

帝子拜諸叔諸叔答拜爵封既同當明昭穆願垂訓正以爲彝法書奏太宗稱善進授太子右庶子數上書言得失辭誠切至帝賜鍾乳一劑曰而進藥石之言朕以藥石相報後爲吏部侍郎善銓敘人物帝賜金背鏡一況其清鑒焉久之遷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監脩國史進爵蓨縣公永徽初加光祿大夫侍中兼太子少保感疾歸第有詔以其兄虢州刺史季通爲宗正少卿視疾遣中使日候增損卒年五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荆州都督謚曰憲官給轜車歸葬於鄉子正業仕至中書舍人坐善上官儀貶嶺表

張行成字德立定州義豐人少師事劉炫炫謂門人曰行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隋大業末察孝廉爲謁者臺散從員外郎後爲王世充度支尚書世充平以隋資補穀熟尉家貧代計吏集京師擢制舉乙科改陳倉尉高祖謂吏部侍郎張銳曰今選吏豈無才用特達者朕將用之銳言行成調富平主簿有能名召補殿中侍御史糾劾嚴正太宗以爲能謂房玄齡曰古今用人未嘗不因介紹

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嘗侍宴帝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曰天子四海爲家不容以東西爲限是示人以隘矣帝稱善賜名馬一錢十萬衣一稱自是有大政事令與議焉累遷給事中帝嘗謂羣臣朕爲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舜禹湯武得稷禼伊呂而四海安漢高祖有蕭曹韓彭而天下寧茲事朕皆兼之行成退上疏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人塗炭何周漢君臣所能比數雖然盛德含光規模宏遠左右文武誠無將相材奚用大庭廣衆與之量校損萬乘之尊與臣下爭功哉帝嘉納之轉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太子駐定州監國謂曰吾乃送公衣錦過鄉邪令有司祠其先墓行成薦里人魏唐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劼皆以學行聞太子召見以其老不可任以事厚賜遣之太子使行成詣行在帝見悅甚賜勞尤渥還爲河南巡察大使稱旨檢校尚書左丞是歲帝幸靈州詔皇太子從行成諫曰皇太子宜留監國對百寮日決庶務既爲京師重且示

四方成盛德帝以爲忠遷侍中兼刑部尚書高宗即位封北平縣公監脩國史時晉州地震不息帝問之對曰天陽也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動臣宜靜今靜者顧動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又諸王公主參承起居或伺間隙宜明設防閑且晉陛下本封應不虛發伏願深思以杜未萌帝然之詔五品以上極言得失俄拜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永徽四年自三月不雨至五月行成懼以老乞身制荅曰古者策免乖罪己之義此在朕寡德非宰相咎乃賜宮女黃金器敕勿復辭行成固請帝曰公朕之舊奈何舍朕去邪泣然流涕行成惶恐不得已復視事未幾卒於尚書省舍年六十七詔九品以上就第哭比歛三遣使賜內衣服尚宮宿其家護視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祭以少牢謚曰定弘道元年詔配享高宗廟廷族子易之昌宗

易之幼以門蔭仕累遷尚乘奉御既冠頎晳美姿制音技多所曉通武后時太平公主薦其弟昌宗得侍昌宗白進易之材用過臣

善治鍊藥石即召見悅之兄弟皆見幸出入禁中俱傅朱粉衣紈錦盛飾自喜即日拜昌宗雲麾將軍行左千牛中郎將易之司衛少卿賜甲第帛五百段給奴婢橐它馬牛充入之不數日進拜昌宗銀青光祿大夫賜防閤同京官朝朔望追贈父希臧爲襄州刺史母韋毋臧竝封太夫人尚宮問省起居詔尚書李迥秀私侍臧昌宗興不旬日貴震天下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伺望顏色親執轡箠號易之爲五郎昌宗六郎又加昌宗右散騎常侍聖曆二年始置控鶴府拜易之爲監久之更號奉宸府以易之爲令乃引知名士閻朝隱薛稷員半千爲供奉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樗博爭道爲笑樂或嘲詆公卿淫蠱顯行無復羞畏時無檢輕薄者又諂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后使被羽裳吹簫乘寓鶴裴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爲賦詩以媚后后知醜聲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詔昌宗即禁中論著引李嶠張說宋之問富嘉謨徐彥伯等二十有六人譔三教珠英加昌宗司僕卿易之麟臺監權勢震

赫皇太子相王請封昌宗為王后不聽遷春官侍郎封鄴國公易之恒國公實封各三百戶后既春秋高易之兄弟顓政邵王重潤與永泰郡主竊議皆得罪縊死御史大夫魏元忠嘗劾奏易之等辠易之訴於后反誣元忠與司禮丞高戩約曰天子老當挾太子為耐久朋后問孰為證左易之曰鳳閣舍人張說翌日廷辯皆不讎然元忠說猶皆被逐其後易之等益自肆姦贓狠藉御史臺劾奏之乃詔宗晉卿李承嘉桓彥範袁恕己參鞫而司刑正賈敬言竊望后旨奏昌宗彊市罪當贖詔曰可承嘉彥範進曰昌宗贓四百萬尚當免官昌宗大言曰臣有功於國不應免官后問宰相內史令楊再思曰昌宗主鍊丹劑陛下餌之而驗功最大者也即詔釋之歸罪其兄昌儀同休皆貶官已而后久疾居長生院宰相不得進見惟昌宗等侍側昌宗恐后不諱禍且及乃引支黨日夜與謀為不軌事然小人跡險道路皆知之至有榜其事於衢左者左臺御史中丞宋璟劾請按鞫后陽許璟俄詔璟外按幽州

都督屈突仲翔吏敎司刑卿崔神慶問狀神慶妄奏言昌宗應原璟執奏昌宗法當斬后不荅左拾遺李邕進曰璟之言社稷計也願可之后終不許神龍元年張柬之崔玄暐等率羽林兵迎皇太子入誅易之昌宗於迎仙院及其兄昌期同休從弟昌雄皆梟首天津橋士庶讙踊臠取之一夕盡坐流貶者數十人天寶九載昌期女上表自言楊國忠助之詔復易之兄弟官爵賜同休一子官

贊曰于志寧諫太子承乾幾遭賊殺然未嘗懼知太宗之明雖匕首揕胷不愧也及武后立不敢出一言知高宗之昧雖死無益也季輔行成數進諫然雍容有禮皆長厚君子哉

于高張列傳第二十九

魏徵列傳第二十二　　唐書九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兼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棄貲產不營有大志通貫書術隋亂詭爲道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應李密以徵典書檄密得寶藏書輒稱善既聞徵所爲促召之徵進十策說密不能用王世充攻洛口徵見長史鄭頲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士死傷略盡又府無見財戰勝不賞此二者不可以戰若浚池峭壘曠日持久賊糧盡且去我追擊之取勝之道也頲曰老儒常語耳徵不謝去後從密來京師久之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乃擢祕書丞馳駟至黎陽時李勣尚爲密守徵與書曰始魏公起叛徒振臂大呼衆數十萬威之所被半天下然而一敗不振卒歸唐者固知天命有所歸也今君處必爭之地不早自圖則大事去矣勣得書遂定計歸而大發粟饋淮安王之軍會竇建德陷黎陽獲徵僞拜起居舍

已盟而政亂諸將請遂討之帝顧新歃血不取爲失機取之失信計猶豫以問大臣蕭瑀曰兼弱攻昧討之便无忌曰今我務戢兵待夷狄至乃可擊使遂弱且不能來我又何求臣謂按甲存信便帝曰善然卒取突厥或有言无忌權太盛者帝持表示无忌曰我與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懷所聞不言斯則蔽矣因普示羣臣曰朕子幼无忌於我有大功視之猶子也疏間親新閒舊之謂不順朕無取焉无忌亦自懼貴且元后又數言之遂解僕射授開府儀同三司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皆以元勳封一子郡公進冊司空知門下尚書省事无忌辭又因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嫌議者謂天子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夫緣后兄愛昵厚以子女玉帛豈不得以其兼文武兩器朕故相之公等孰不曰然无忌固讓詔荅曰黃帝得力牧爲五帝先夏禹得咎繇爲三王祖齊桓得管仲爲五伯長朕得公遂定天下公其無讓帝又思所與共艱難

賴无忌以免作威鳳賦以賜且況其功帝欲功臣並世襲刺史貞觀十一年乃詔有司朕憑明靈之祐賢佐之力克翦多難清寓內蓋時屯共資其力世安專享其利朕所不取刺史古諸侯雖名不同而監統一也无忌等義貫休戚効挺夷險嘉庸懿績簡在朕心其改錫土宇用世及之制乃以无忌爲趙州刺史以趙爲公國房玄齡宋州刺史國於梁杜如晦贈密州刺史國於萊李靖濮州刺史國於衛高士廉申州刺史國於申侯君集陳州刺史國於陳道宗鄂州刺史王江夏孝恭觀州刺史王河間尉遲敬德宣州刺史國於鄂李勣蘄州刺史國於英段志玄金州刺史國於褒程知節普州刺史國於盧劉弘基朗州刺史國於夔張亮澧州刺史國於鄖凡十有四人餘官食邑尚不在无忌等辭曰羣臣披荊棘事陛下今四海混一誠不願違遠左右而使世牧外州與遷徙等帝曰割地封功臣欲公等後嗣長爲藩翰而薄山河之誓反爲怨望朕亦安可彊公土宇邪遂止後帝幸其第自家人姻婭勞賜皆有

差久之進位司徒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羣臣已罷獨留无忌玄齡勣言東宮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亡聊即投牀取佩刀自向无忌等驚爭抱持奪刀授晉王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无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顧王曰舅許汝矣宜即謝王乃拜帝復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荅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有如不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以无忌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帝又欲立吳王恪无忌密爭止之帝征高麗詔攝侍中還辭師傅官聽罷太子太師 遥領揚州都督帝嘗從容問曰朕聞君聖臣直人常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失无忌曰陛下神武聖文冠卓千古性與天道非臣等愚所及誠不見有所失帝曰朕冀聞過公等乃相諛悦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唐儉有辭善和解人酒杯不行發言可意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 楊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而懦不

更事緩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
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馬周
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褚遂良鯁亮有學
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无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
於古人未有其比揔兵攻戰非所善也二十三年帝疾甚召入卧
内帝引手捫无忌頤无忌哭帝感塞不得有所言翌日與遂良
入受詔顧遂良曰我有天下无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
有頃崩方在離宮皇太子悲慟无忌曰大行以宗廟社稷屬殿下
宜速即位因秘不發喪請還宮太子即位是為高宗進无忌太
尉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尚書二省固辭尚書省許之帝欲立武
昭儀為后无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之又幸其
第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復詣其家申請許敬宗數勸之无
忌厲色折拒帝後召无忌遂良及于志寧言后無息昭儀有子必
欲立之者无忌已數諫即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極

道不可帝不聽后旣立以无忌受賜而不助已銜之敬宗揣后指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无忌變事與侍中辛茂將臨按傅致反狀帝驚曰將妄人構閒殆不其然敬宗具言反跡已露陛下不忍非社稷之福帝泣曰我家不幸高陽公主與我同氣往謀反今舅復爾使我重愧天下柰何對曰房遺愛口乳臭與女子反安能就事无忌姦雄天下所畏伏一旦竊發陛下誰使禦之今卽急恐攘袂一呼以嘯同惡且爲宗廟憂陛下不見隋室乎宇文化及父述相弟尚主而身掌禁兵煬帝與之不疑然而起爲戎首遂亡隋願陛下決之帝猶疑更詔審覈明日敬宗言无忌反明甚請逮捕帝泣曰舅果爾我決不忍殺後世其謂我何敬宗曰漢文帝舅薄昭從代來有功後坐殺人帝惜撓法令朝臣喪服就哭之昭自殺良史不以爲失今无忌忘先帝之德捨陛下至親乃欲移社稷敗宗廟豈特昭比邪在法夷五族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乘機亟行緩必生變无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伏其智王莽司馬懿之流今

逆徒自承何疑而不使帝終不質問遂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揚州都督一品俸置于黔州所在發兵護送流其子秘書監沖等於嶺外從弟渝州刺史知仁貶翼州司馬後數月又詔司空勣中書令敬宗侍中茂將等覆按反獄敬宗令大理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順等即黔州暴訊无忌投繯卒沖免死殺族子祥流族弟思于檀口大抵朞親皆謫徙初无忌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己以聽綱紀設張此兩人維持之也既二后廢立計不合姦臣陰圖帝暗於聽受卒以屠覆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上元元年追復官爵以孫元翼龍封初无忌自作墓昭陵塋中至是許還葬文宗開成三年詔曰每覽國史至太尉无忌事未嘗不廢卷而歎其以裔孫鈞爲犄氏令无忌從父敞字休明隋煬帝爲晉王敞以庫直從畋驪山王夌危逐鹿諫曰大王冒垂堂涇原獸可乎王遂止即位頗見識擢及幸江都留守禁禦高祖入關率子弟謁新豐授將作少監出爲杞州

刺史貞觀初坐受賕免太宗以后屬歲私給稟償其費累封平原
郡公卒贈幽州都督謚曰良陪葬昭陵從父弟操字元節父贇爲
周大司徒薛國公操有學術初高祖辟署相國府金曹參軍未幾
檢校虞州刺史從秦王征討常侍旁與聞秘謀從陝州城中無井
人勤于汲操爲釃河溜入城百姓利安以母喪解長老守闕頌遺
愛服除封樂壽縣男爲齊揚益三州刺史課皆最下詔褒揚永徽
初以陝州刺史卒贈吏部尚書謚曰安葬給鼓吹至虞罷子詮尚新
城公主詮女兄爲韓瑗妻无忌得罪詮流嶲州有司希旨殺之詮
有甥趙持滿者工書善騎射力搏虎走逐馬而仁厚下士京師無
貴賤愛慕之爲涼州長史嘗逐野馬射之矢洞于前邊人畏伏詮
之貶許敬宗懼持滿才能仇己追至京屬吏訊掠色不變曰身
可殺辭不可枉吏代爲占死獄中无忌族叔順德
順德仕隋爲右勳衛征遼當行亡命太原素爲高祖親厚太宗將
起兵令與劉弘基募士於外聲備賊至數萬人乃結隊按屯大將

軍府建授統軍從平霍邑臨汾絳郡有功與劉文靜擊屈突通於潼關通將奔洛陽順德跳追桃林執通以獻遂定陝縣以多進左驍衛大將軍封薛國公討建成餘黨食千二百戶賜宮女詔宿內省俄以受賕為有司劾發帝曰順德元勳外戚爵隆位厚至矣若令觀古今自鑒有以益國家者朕當與共府庫何至以貪冒聞乎因賜帛數十媿切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以賂破法不可赦柰何又賜之帝曰使有恥者得賜甚於戮如不能乃禽獸也殺之何益李孝常謀反坐與交削籍為民歲餘帝閱功臣圖見其像憐之遣宇文士及視順德順德方頹然醉遂召為澤州刺史復爵邑順德素少檢侈放自如至是折節為政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多通餉問順德繩擿無所容遂為良吏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占部中腴田數十頃奪之以給貧單尋坐累還第喪息女感疾甚帝薄之謂房玄齡曰順德無剛氣以兒女牽愛至大病胡足卹未幾卒遣使弔之贈荆州都督謚曰襄貞觀十三年封邳國公永徽中加贈開府

儀同三司
褚遂良字登善通直散騎常侍亮子隋大業末爲薛舉通事舍
人仁杲平授秦王府鎧曹參軍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
隷楷太宗嘗歎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
書帝方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眞僞遂良獨論
所出無舛冒者十五年帝將有事太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郎位
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輒見此天
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加詳慮帝
寤詔罷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
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
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
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
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
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

惡也是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岑文本以言禮義爲急帝以不切未領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雖長子守器而弟支子尚五十人心常念焉自古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爲我更賢者保傅之夫事人久情媚熟則非意自生其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爲令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邪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簒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爲之金又不止必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于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措失人則家勞劫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

敦遣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幼者卒留京師訓飭以禮訖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敗自餘飡食和味教旨爲善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省察帝嘉納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爲嗣因謂大臣曰泰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卽詔長孫无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侲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侲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爲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竝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俄授太子賓客薛延陀請婚帝已納其聘復絕之遂良曰信爲萬事本百姓所歸故文王

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去食存信貴之也延陀鼠襄一俟斤耳因天兵北討蕩平沙塞威加諸外而恩結於內以爲餘寇不可以無酋長故璽書鼓纛立爲可汗負抱之恩與天無極數遣使請婚於朝陛下既開許爲御北門受獻食今一朝自爲進退所惜少所失多虧信夷狄方生嫌根殆不可以訓戎兵勵軍事也且龍沙以北部落牛毛中國擊之不能盡亦猶可比敗芮芮興突厥亡延陀盛是以古人虛外實內懷之以德使爲惡在夷不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也惟陛下裁幸不納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固諫無行一不勝師必再興再興爲忿兵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可會李勣詆其計帝意遂決東遂良懼上言臣請譬諸身兩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絕域殆非支體所屬高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其地固不可失但遣一二慎將付銳兵十萬翔翥雲輣唾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皆庸人爾猶能撅高昌纓突厥陛下止發蹤指示得歸功聖明前日從陛下平天下爪士爪臣氣力未衰可驅策

惟陛下所使臣聞涉遼而左或水潦平地淖三尺帶方玄菟海壤荒漫決非萬乘六師所宜行是時帝銳意蕩平不見省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莫離支遣使貢金遂良曰古者討殺君之罪不受其賂魯納郜鼎太廟春秋譏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篚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吏帝既平高昌歲調兵千人往屯遂良諫諍不可帝志取西域寘其言不用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徵褚遂良勸我立麴文泰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為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滯愛者多悲宜許太子間還東宮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會父喪免起復拜中書令帝寢疾召遂良長孫无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无忌遂良在而毋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即位封河南縣公進郡公坐事出為同州刺史再歲召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兼太子賓客進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无忌李勣于志

寧及遂良入或謂无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
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
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
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絶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
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
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它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
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
第今立之柰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
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
殺此獠无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
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遂良內
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上表曰往者承乾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宮
不可少曠宜遣濮王居之臣引義固爭明日仗入先帝留无忌玄
齡勣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无忌二人在陛下方草

土號慟臣即奏請即位大行柩前當時陛下手抱臣頸臣及无忌
請即還京發哀大告內外寧謐臣力小任重動貽伊戚螻蟻餘齒
乞陛下哀憐帝昏懦牽於武后訖不省歲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
許敬宗李義府奏長孫无忌逆謀昔遂良驅煽乃削官爵二子彥
甫彥冲流愛州殺之帝遺詔聽其家北還神龍中復官爵德宗
追贈太尉文宗時詔以遂良五世孫虔爲臨汝尉安南觀察使高
駢表遂良客窆愛州二男一孫祔咸通九年詔訪其後護喪歸葬
陽翟云遂良曾孫璆字伯玉擢進士第累拜監察御史裏行先天
中突厥圍北廷詔璆持節監揔督諸將破之遷侍御史拜禮部員
外郎而氣象疑挺不減在臺時

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父仲良武德初與定律令建言周律其
屬三千秦漢後約爲五百依古則繁請崇寛簡以示惟新於是採
開皇律宜於時者定之終刑部尚書秦州都督府長史潁川縣公
瑗少負節行博學曉吏事貞觀中以兵部侍郎襲爵永徽三年

遷黃門侍郎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進侍中兼太子賔客
王后之廢瑗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罪輒
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婦
尚知相擇況天子乎詩云赫赫宗周褒姒烕之臣讀至此常輟卷
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宗廟其不血食乎帝大怒詔引出褚遂
良貶潭州都督明年瑗上言遂良受先帝顧託一德無二向日論事
至誠懇切詎肯令陛下後堯舜而塵史冊哉遭厚謗醜言損陛
下之明折志士之銳況被遷以來再離寒暑其責塞矣願寛無辜
以順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孛戾好犯上朕責之詎有
過邪瑗曰遂良社稷臣讒蠅點白傅致有罪昔微子既去殷以亡
張華不死晉不及亂陛下富有四海安於清泰忽驅逐舊臣遂不
省察乎帝愈不聽瑗憂憤自表歸田里不報顯慶二年許敬宗李
義府奏瑗以桂州授遂良桂用武地倚之謀不軌於是貶振州刺
史踰年卒年五十四長孫无忌死義府等復奏瑗與通謀遣使即

殺之既至瑗巳死發棺驗視乃還追削官爵籍其家子孫謫廣州官奴神龍初武后遺詔復官爵自瑗與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爲諱將二十年帝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爲鳳鳴朝陽

來濟揚州江都人父護兒隋左翊衞大將軍宇文化及難闔門死之濟幼得免轉側流離而篤志爲文章善議論曉暢時務擢進士貞觀中累遷通事舍人太子承乾敗太宗問侍臣何以處之莫敢對濟曰陛下上不失爲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帝納之除考功員外郎十八年初置太子司議郎高其選而以濟爲之兼崇賢館直學士遷中書舍人永徽二年拜中書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脩國史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縣男遷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帝將以武氏爲后濟諫曰王者立后以承宗廟毋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閑令淑者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興姒關雎之化蒙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縱欲以婢爲后皇統中微其禍如此

惟陛下詳察初武氏被寵帝特號宸妃濟與韓瑗諫妃有常員今別立號不可武氏已立不自安后更謾言濟等忠鯁恐前經執奏輒懷反仄請加賞慰而實銜之帝示濟及瑗濟等益懼顯慶初兼太子賓客進爵爲侯帝嘗從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蠶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傜役馭下之宜也於時山東役丁歲別數萬人又議取庸以償雇紛然煩擾故濟對及之二年兼詹事尋坐褚遂良事貶台州刺史久之徙庭州龍朔二年突厥入寇濟摠兵拒之謂其衆曰吾嘗絓刑罔蒙赦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胄而馳賊没焉年五十三贈楚州刺史給靈轝還鄉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衍於財有器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爲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

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處約爲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云濟巽毋兄恒上元中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父本驍將而恒濟俱以學行稱相次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主工作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邪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其先出隴西望姓及進士第補太原尉李勣爲都督僚吏憚其威義琰獨敢廷辨曲直勣甚禮之徙白水令有能名擢司刑員外郎義琰姿體魁秀博學有智識累遷中書侍郎上元中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高宗欲使武后攝國政義琰與郝處俊固爭事得寢章懷太子之廢盡赦宮臣罪庶子薛元超等皆蹈舞義琰獨引咎涕泣搢紳義之帝每顧問必鯁切不回宅無正寢弟義璡爲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爲國相且自愧尚營美宅是速吾禍豈愛我者邪義璡曰凡仕爲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偪下哉答曰不然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處貴仕又廣居宅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後其木久腐乃棄之

義琰改葬其先使舅家移塋而兆其所帝聞怒曰是人不可使秉政義琰懼以疾乞骸骨遷銀青光祿大夫聽致仕乃歸田里公卿以下悉祖餞通化門外時人比漢疏廣垂拱初起爲懷州刺史自以失武后意辭不拜卒子巢幼豪俊善騎射而不治細行義琰嘗拘之絕其交游後亡走闕下獻書陳利害拜監察御史與李義府同按柳奭韓瑗獄遷殿中上書忤旨貶龍編主簿義琰從祖弟義琛

義琛擢進士第歷監察御史貞觀中文成公主貢金遇盜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羣御史至目義琛曰是人神情爽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獲賊帝喜爲加七階初義琰使高麗其王據榻召見義琰不拜曰吾天子使可當小國之君柰何倨見我王詞屈爲加禮及義琛再使亦坐召之義琛匍匐拜伏時人由是見兄弟優劣累遷刑部侍郎爲雍州長史時關輔大饑詔貧人就食商鄧義琛恐流徙不還上疏固爭左遷黎州都督終岐州刺史子緄爲柏人

今有仁政縣爲立祠
上官儀字游韶陝州陝人父弘爲隋江都宮副監大業末爲陳稜所殺時儀幼左右匿免冒爲沙門服寖工文詞涉貫墳典貞觀初擢進士第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藁宴私未嘗不預轉起居郎高宗即位爲秘書少監進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時以雍州司士參軍韋絢爲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簉羽鵷鷺豈雍州判佐比乎時以爲清言儀工詩其詞綺錯婉媚及貴顯人多効之謂爲上官體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初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行厭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爲庶人召儀與議儀曰皇后專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訴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儀敎我后由是深惡儀始忠爲陳王時儀爲諮議與王伏勝同府至是許敬宗構儀與忠謀大逆后志也自褚

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敢正議獨儀納忠禍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子庭芝歷周王府屬亦被殺庭芝女中宗時為昭容追贈儀為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庭芝黃門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以禮改葬

贊曰高宗之不君可與為治邪内牽嬖陰外劫讒言以无忌之親遂良之忠皆顧命大臣一旦誅斥忍而不省反天之剛撓陽之明卒使牝咮鳴辰祚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戎間唐而興雖義士仁人抗之以死使不可支然瑗濟義琰儀四子可謂知所守矣噫使長孫不逐江夏害吳王褚不譖死劉洎其盛德可少訾乎

長孫褚韓來李上官列傳第三十